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狄公案—玉珠串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第一章

黄昏，细雨霏微，碧森森一带松林子缭绕着一团一团黑云。半日都不曾见着个人影。

黑云沉坠在树梢头，酝酿着大雨。狄公策马在林间急匆匆穿行，时正夏日燠暑，全身衣袍早已湿了，脸上汗珠雨珠流成一片，浓密的长胡须缀着水珠一闪一闪，亮晶晶的。

马蹄践踢着枯箨败叶，时而溅起一串串污泥浆水，散发出阵阵霉烂气味。成群的蚊蚋围上狄公人马，嗡嗡唧唧，驱之不散。

（燠：读‘玉’，箨：读‘拓’——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自怨自艾半日，悔不听客栈店主的指点，一路上只贪看风景，竟迷失了道路。

天黑之前倘赶不到清川镇，只得在这林子里野宿了。想到此，心中叫苦不迭，叹了口气，抽手解开系在马鞍座后的葫芦，仰脖“咕咚咕咚”地饮了几口。葫芦里的茶水尚余微温，喝在嘴里却有一股陈腐之味，狄公不禁皱起了眉头。

猛地一阵囊囊蹄声，前面林木间悠悠晃晃闪出一骑。骑者模样与他仿佛，鞍座后也挂着个大葫芦。系着根红丝带。宽大的黑衣袍里套着一个佝偻的身躯，胡须花白。待再细看，那坐骑却是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青驴，驴背上还架着两杆长枪。狄公不由紧握住腰下佩着的雨龙宝剑的剑柄。

（囊：读‘陀’，偻：读‘于’——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策马上前，拱手道：“丈人拜揖，在下这林子里走迷了道，面前这条路可是通往清川镇？”

那老人在驴背上慢慢张开眼来，好奇地望了望狄公马鞍后的葫芦，半晌乃笑道：“大夫顺这路走去，可得要绕大弯了。老朽正无事，指引你一段吧。”

狄公自忖，那老大瞅着自己的葫芦半日，必是将自己认作走江湖的郎中了，赶忙道了声谢，又笑道：“恕在下一唐突，思想来丈人亦是个大夫了。”

（忖：读‘存’——华生工作室注）

老丈呵呵大笑：“老朽只是个云游四海的道人。”说着拍了拍驴背上的葫芦，“这葫芦是空的，怎比你那葫芦埋藏了许多灵药呵。老朽只是喜欢这葫芦，故常佩带在身边，这里的人都唤老朽作葫芦先生。呵呵，正是‘拄杖两头悬日月，葫芦一个藏山川’。”

狄公唯唯。

葫芦先生又道：“足下语言，不似江南人物，莫非也是云游到此。”

狄公首肯，只不言语。心想既然这老人是个尘俗外的道士，似也不必认真与他披露自己的身份。

葫芦先生又细细乜斜一眼狄公，嘴角浮起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乜：读‘灭’——华生工作室注）

两骑一先一后走了十来丈路，葫芦先生忽回头道：“大夫，我们顺路先去河边走一遭，大清州里刚捞起一个人来，或许并未淹死哩。”

狄公答应了，策马跟上葫芦先生。

不一刻，果然转出了松林子。林子外一带长堤，长堤外鱼塘桑林笼罩着朦胧的晚霭。

一望林木丰茂，川泽广远，佳气郁郁，风景十分秀丽。他们沿着长堤走

了一节路，便到了大清川的河岸。

岸边的鱼市早散了集，宽阔的码头上围着一群神色慌张的百姓。一小队军健正在那里吆喝着驱赶人群，一匹高头骏马在岸边巡走，马上端坐着一位剽悍的校尉。

葫芦先生小声道：“官府已派人来，看来毋需你我操神了。大夫，既然到了这里，我们何不也上前去看看热闹。”说着翻身下驴，从驴背抽出两根拐杖支着身子，蹒跚步子挤进了人群堆里。

狄公心中暗笑：“我还认作是两杆长枪哩，却原来是个跛仙。”

围观的众人似乎都认得葫芦先生，纷纷让出一条道来。

“葫芦先生，戴宁这后生前日还好端端的，一时三刻竟吃人害了。”有人低声耳语葫芦先生。

狄公在一株古柳边系了马，又将葫芦先生撇下的青驴牵过一并系了，也挤到了人群中。

四名军健正在用力将人群推搡，不使他们挨近尸身。狄公挤到跟前一看，不禁一阵寒噤。

死者显然生前横遭拷掠荼毒，百般摧残。被烈火烤炙而糊烂的皮肉因浸水过久露出白骨，十分狰狞可怕。双手已被剁下，与臂膊尚未断绝，粘贴在血涔涔的衫袖内。肚腹切开，五脏六腑历历可见，污浊的肠子坠流于肚胯下，臭秽不堪。一全兼行忤作的兵曹正围着尸身认真验查。

忽见一个精瘦干瘪的经纪人挤进来大声叫道：“那厮胳膊上的行囊包袱是我的：他偷了我的银子，不得好死。”

兵曹从尸身肩下揣下一个粗蓝布包袱，他鄙夷地瞅了那经纪人一眼，却把包袱递呈给马上的校尉。

狄公正疑惑地看着那经纪人，葫芦先生用胳膊肘掣了他一下、轻声道：“那人是青鸟客店的魏掌柜，死者便是他店中的帐房，名唤戴宁。”

狄公见魏掌柜身旁还站着一个娉婷的女子，约十七八岁光景。虽穿扮粗陋，却是水灵灵的十分秀气。

校尉终于发命令了：“将尸身权且抬回军寨，青鸟客店的魏成和两个发现尸身的渔夫一并押去军寨，等候勘问。”

兵官指示几名军健用担架抬起戴宁的尸身，又押了魏成及两名渔夫沿一条青石板大街向军寨营盘走去。

人群散了，狄公去向那株柳树解缰绳，一面一问一葫芦先生：“死者是镇市上的百姓，这案子如何解去军营鞠审？”

（鞠：读‘居’——华生工作室注）

葫芦先生道：“大夫有所未知，这大清川上有一幢著名的皇家行宫，唤作‘碧水宫’。

故这里清川镇上下一应军民政务、刑名官司都归驻守这里的御林营军寨管摄，适才那骑高头大马的便是营盘里的军司校尉。——罢，罢，大夫既已到了这清川镇，那一条青石板大街一直向南，便是镇上热闹的市镇。那里有两家大旅店，一家叫九霄客店，另一家便是出这命案的青鸟客店。大夫自顾去投宿，老朽这里告辞了。”说着用手拍了拍那青驴的大耳朵。青驴转过身蹿入了一条狭窄的小巷，瞬间便不见了踪影。

“狄公牵着坐骑沿青石板大街慢慢行来。见街隅角处有一铁匠铺兼营马店，狄公赶紧将马牵入铺内，给铁匠一把铜钱。要他检刷一下马蹄，好生喂

点麸料，牵去后展拴了，翌日了早他再来领取。

狄公原打算路过这清川镇，好好颐养两日，钓钓鱼，逛逛风景名胜，不想暴露身份。

谁知自见了戴宁的尸身，心中又久久平静不下来。他很想知道军寨里的那位军司校尉如何审理这桩人命案。且走且思，不觉竟走入了一家茶肆。

茶肆里人声鼎沸，茗烟缭绕，一桌一桌闲极无聊的茶客正在津津有味地议论着今天的惊人新闻。狄公拣了一副座头一屁股坐下，茶博士殷勤上来侍应，不片刻便端上了一盅新沏的香片。——茶客们谈论戴宁的话，片言碎语偶尔可听着几句，都不真切，大抵是说戴宁不会偷魏成的银子，又说他死得太惨等等。狄公想到投宿的事尚未定妥，不敢久坐，胡乱呷啜了几口水便赶紧出了茶肆，急急往市廛闹热处走去。

（廛：读‘潺’——华生工作室注）

市廛在御林营军寨的南头，一路行来见车马骈阗，人烟辏集，店肆如林，如那州府一般，十分的繁华。走过军寨的辕门时，狄公忍不住好奇地抬头细看了一眼高耸的堡楼，恰正与高高站在雉堞边巡视的兵曹打一照面。——那兵曹便是头里在码头上验尸的忤作。”

（骈阗：聚集在一起；骈：读便宜的‘便’，阗：读‘田’；辏：读‘凑’——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刚待要离开军寨辕门，那兵曹却已下来堡楼，迅步走到了狄公面前：“且慢，军司邹校尉要见先生一面，卑职在此恭候多时了。”

狄公吃一大惊，那兵官已伸过一条胳膊来将狄公拉到了堡楼的石梯下。见他轻轻吩咐了值番的营卒几句，便指示狄公上楼。狄公不由自主地服从了，没爬上三四级石阶，只听得背后“咣啷”一声，那营卒已将堡楼的铁门关合。又重重地挂上了一道胳膊般的大锁。

第二章

狄公随兵曹盘旋着石梯而上，来到一衙厅门首。那兵曹去两扇朱红槅子的铜环上轻轻拍打了两下，门开了，走出来相迎的果然是少间在码头上见到的那位剽悍的校尉。

“狄县令大驾惠临，真可谓蓬荜生辉，只恐寨小，不堪歇马，晚生这里恭候多时了。”邹校尉堆起一脸笑，轻声又道：“晚生姓邹，名立威，忝居军司卑职。”一面又吩咐：“柳兵曹权且退下，今番由我自己款待狄县令。”

狄公愕然：“足下如何认识我来？”

邹立威嘻嘻一笑：“在京师时曾见过一面，狄县令哪里会记得我一个小军官。再说，今日码头上时，你正站在葫芦先生的身旁。狄县令此番来清川镇，莫不是有公务在身，又不便张扬，故此微服装扮。”

狄公道：“公暇之余，念慕这大清川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只巴望来此约两天鱼，休歇休歇。我的亲随干办乔泰、马荣被后山七里庄的庄主留下，协助那里打野猪哩。两天后他们便来这里与我会齐，共回浦阳。故尔不敢扰惊地方，徒滋风波。”

邹立威又笑：“狄县令还有这等闲情逸兴？敢问你这葫芦来历。”

“下官路过关帝庙村时，一老圃殷勤赠的。这炎热天气行路，正可盛备

凉茶。不意竟连那葫芦先生都错认了，只道我是走方的郎中。邹校尉可知道那葫芦先生的底细，下官见他行踪多有些蹊跷。”

邹立威答言：“这位葫芦先生端的是个高士，来这清川镇也有二、三年了，自向松林深处结一茅篷居住，修养真性，绝少与人往来。市镇上人都认得他，只不知晓他的来历。”

狄公抚须良久，乃问：“不知足下唤来下官有何事吩咐。”

邹立威正色道：“狄县令或有所听闻，凡往来于清川镇的士民客商、百工技艺人等均须在军寨注册备案，朝廷久有明文典律。如今皇上三公主驻辇碧水宫，这清川镇一带盘查尤严，或有违禁触律的，惩罚极是严酷。今日我见狄县令既是走方郎中装扮，又不愿披露官身，不如就以我的一个京师老友的名衔注册备案吧，遇有巡了也免去许多罗唆盘诘。”

狄公嘿然，心中不由云升雾罩。

邹立威转吭叫了一声：“柳兵曹！”

柳兵曹应声进来衙内，恭敬递呈上一折柬。狄公接过一看，原是一大红名帖，上书“京师大夫梁墨”，背面加盖了清川镇军营的印戳和朱批日期。心中亦恍惚明白，叠过便纳入袖中。

邹立威忽喟然发叹道：“狄县令此番来清川镇作客，晚生倘有疑难，也好有个请教。”

（喟：读‘馈’——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忙问：“只不知足下遇着了什么疑难？”

邹立威蹙起眉头：“不瞒狄县令说，自从三公主驻辇这碧水宫，三年来晚生为这地方靖安疲于奔命，席不暇暖，耗尽了心血。这三公主是皇上最宠爱的女儿，她在这里稍有不测，我们如何担受得起？”

狄公疑惑：“难道碧水宫内之禁卫也是足下的公务？”

“不，不，晚生只管辖清川镇水陆衙司的公务，碧水宫内尚有一位大人分掌宫禁。

最高的官儿便是总摄宫内监门大权的内承奉雷太监，其次是宫掖总管文东和翊卫中郎将康文秀。——康将军乃正是晚生的上峰。”

（翊：读‘艺’——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道。“我见这清川镇水陆便利，物丰民阜，百姓安居乐业，正所谓太平盛世景象，民俗敦厚，古风犹存。足下可垂拱而治，又何忧愁之有？”

邹立威摇了摇头：“狄县令所说甚是，这里清川镇固然久不见有小偷、乞丐、娼妓，但却难保没有胆大妄为的巨奸大慝窜流于此，滋波兴浪，困扰地方。”

（慝：读‘特’——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点头频频：“足下莫非指的是青鸟客店那戴宁的人命案？”

邹立威苦笑一声：“那戴宁是在邻县的山路上被歹人杀害的，尸身抛入大清川，顺流漂到了清川镇。这事晚生尽可推诿，移文申报邻县问理。”

狄公不解道：“那魏成、戴宁的青鸟客店不是明白开在清川镇上的么？这人命大案怎可一推了事，贻误侦破。”

邹立威看了狄公一眼，笑道：“对了，这里有几样东西是从戴宁尸身上搜得的，也一并移交过去，”他用手指了指桌上的一折地图、一把算盘、一叠名刺和一串铜钱。

狄公展开那折地图，见地图上标明从清川镇至邻县十里扑铺的山路涂画

了一道粗粗的朱墨。

“狄县令，戴宁那厮偷了魏成的二十两银子正是沿着画了朱墨的这条山路潜逃的。

魏成是这里出了名的怪吝鬼，缠住我非要赔偿他的那二十两银子不可。狄县令，劳烦你先将这把算盘并一串铜钱拿回青鸟客店还了他，不然他还会诬我邹立威瞒藏了他的店业家当哩。”

（慳：读‘千’——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依允，将算盘纳入襟怀，又用小指勾了那串铜钱，道：“还他算盘、铜钱无妨，但在移文案卷中须要提一笔。这算盘、铜钱与人命案或有某种关联也未可知，譬如，戴宁原是去十里铺收帐的呢？”

邹立威笑道：“俗语说，鱼离不开水，秤离不开砣，经纪人离不开算盘帐本。——帐房先生收帐去当然须带上这算盘，哈哈。至于那一串铜钱在魏成眼中却看作是黄白之物一般，还与他也免了他许多厮缠罗唆。”

狄公问：“足下又是如何晓得戴宁偷了魏掌柜的二十两银子？”

“嘿，狄县令还不知？这魏成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守财奴。柜台抽屉里有多少散铜钱他记忆来一文不差，这二十两银子失窃焉得不知？却是剝了他的心肝一般，没得失心风还算是侥幸哩。正缘此，他把周围人情都做绝了，成了孤家寡人。半个月前连他的老婆也随人私奔了，可不是现世报应。好，不谈这些，这两天细雨霏霏，江风乍紧，正是钓鲤鱼的好时机。呵，有什么不如意之事尽可来军寨找我，不过切莫忘了你的身份：京师大梁墨。——不可疏忽了。青鸟客店出寨门向南没百来步便是。”

第三章

天黑下来时下起了瓢泼大雨。青石板大街上阒无一人，狄公掣着方油毡布遮了头，但全身衣袍都被打湿了。懵懵懂懂地被人摆布了这半日，泼头一阵冷雨倒有点将他打清醒了些。这时他很觉后悔，悔不该没问清缘由就匆匆接受了“梁墨”的假身份，他预感到将有十分蹊跷的事会紧跟而来。转而他又琢磨邹立威此举的目的，但又百思不得其解。

想到戴宁尸身的惨状，他又觉得这清川镇有一连串怪事，邹立威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衷不便宣明，但他显然又对戴宁的人命不屑一顾。他暗示的巨奸大愿又是指的什么人呢？心中转着思绪，不觉已到了青鸟客店的门首。

（阒：读‘去’——华生工作室注）

店堂里早上了灯，两排铜烛台在空荡荡的店堂里闪烁着古怪的光焰，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

狄公走近帐台，魏成忙堆起笑脸相迎。狄公在登记册上填写毕，要了房号，便从怀里揣出那把算盘并一串铜钱交与魏成，道：“军寨的柳兵曹要我将这两件东西送回贵店。

这算盘是从戴宁的尸身上搜得的，想来贵店做生意也缺不了它。”

魏成道了声谢，将算盘放入帐台抽屉里，铜钱却小心纳入衣袖。口中嘟囔：“我还以为那包袱里是我的二十两银子哩，晦气。这一串铜钱顶得什么？”

狄公进客房，匆匆收拾了便去汤池沐浴。

汤池这时已没有多少客人。热气蒸腾里只见两个凶神恶煞的汉子在水池

中相扑打斗，白瓷砖地上架起一竹榻和茶几，竹榻上坐着个五短身材、大腹便便的商贾正在吃茶观战。

狄公自顾沐浴，洗净了一日来的腌脏汗臭，便也爬上池来，兴孜孜地一里观看。

那商贾上下打量了狄公，并不吱声，使眼色唤过传役耳语了几句。只见那侍役忙不迭撤了茶几，端上干净衫袜，便悄悄退下了。商贾弹冠整衣，慢慢穿著。池中打斗的汉子也起身来拭擦身子，见商贾一个冷眼，朝狄公一声闹聒噪，便捏着毛巾护定商贾出了汤池。

（聒：读‘锅’——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自觉没趣，他知道适才那商贾正在腾达得意之时，傲兀之气盈于眉目，通常是不屑与人搭讪的。那两个恶煞凶神般的大汉必是他外出的随从侍仆，往往练就一身好武艺，贴身护卫。

狄公浴罢整衣时，忽见他的襟背被人翻动过，内里东西未少，但军寨签押的那大红名帖却湿了一角，心中不由起了疑云。

晚膳毕，天幕上挂出一钩明媚的新月。狄公吹灭了蜡烛，坐在临窗的椅子上欣赏着宁谧的夜色，正待把一日来的颠惊疑乱驱赶一净，有人轻轻敲了一下房门，一个侍婢端一茶盘推门进来。侍婢瞅了狄公一眼，慢慢放下茶盘正待回转，狄公猛省，这不正是日间在码头上站立魏掌柜身边的俊美女子么？却原来也是客店里使唤的。

“小姐好生面善，今日在码头上认尸时象是见过。”

“哎哟，客官好眼力，魏掌柜吩咐店里去两个人算是尸亲，戴宁在这镇上并无亲人。”

狄公哦了一声：“果不出吾所料，小姐看去便不是个粗使丫环。”

那女子嫣然一笑：“魏掌柜是我的远房叔叔，我父母下世后便跟了过来。平时助婶子只料理些家务，这两日客店已成一锅粥，我也偶尔出来照应客人。象客官这样身材凛凛、相貌堂堂有气度的，奴家最是钦仰。”

狄公发觉这女子不仅貌美，且伶俐机警，胸有城府。

“呵，小姐，冒昧问一声你的姓名。”

“奴家名唤紫茜，今年十八岁。”

“紫茜小姐，你可认识适才从汤池沐浴出来的那位客人？他带着几个如狼似虎的随从侍仆。”

“客官指的莫非是杭州的郎大掌柜？大名唤作郎琉。他是我们店的常客，这清川镇上有他的一处绸缎庄窠库。这次已住了半个多月了，楼下西厅一溜上等房全被他的一帮人包下。”

狄公点头频频，又转了话题：“紫茜小姐，听魏掌柜说，帐房戴宁潜逃时偷了他二十两银子，这事当真？”

紫茜鄙夷地嗤了一声。

“魏掌柜他空口图赖，信他不得。——我这远房叔叔为人精明刻薄，极是慳啬，铜钱就是个命。从未吃过一文钱的亏，哪里会有二十两银子让人偷去。不瞒客官说，戴宁为人忠厚，不会做贼。”

狄公急问：“那他因何遭人杀害，听说是在去邻县十里铺的山路上。”

紫茜皱眉道：“戴宁身上并未带有现银，那强人为何偏偏要杀他性命呢？”

狄公认真道：“我思量来，那歹人原指望他身上有钱，他是客店的帐房，

哪能无钱？谁知半日搜不出银子来，恼羞成怒便下了毒手。——紫茜小姐象是与戴宁十分稔熟。”

（稔：读‘忍’——华生工作室注）

紫茜脸上闪过一丝薄薄的红晕：“客官猜的正是，一个店里的营生，哪能不熟？我们又常去大清川上钓鱼捕蟹。他土生土长，又极好水性，这大清川上下三十里河道水滩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得出来，一条舢板在水上拔弄得如飞一样……不过，我们虽是稔熟，却并未有什么其他，倘不是我也划得一手好船，他才不理睬我这个毛丫头片子呢。再说，戴宁他……告诉你也无妨，他早已偷偷地看上了我那婶子，每每神魂颠倒。”

“什么？你婶子？不就是魏掌柜的夫人么？”狄公一惊。

“那魏夫人年龄可不小了。”

“是的，婶子黄氏比戴宁要大了六七岁，但她长得细嫩白肉，又没生过孩子，故不甚见老。唉，戴宁他其实也是单相思哩，我婶子平日里稳重端庄，不苟言笑，其实心里早有了人，并不理会戴宁一片痴肠。半月前婶子已随人私奔了……”

“半月前就私奔了？那个人是谁？”狄公心中又生起层层疑云。

紫茜摇了摇头，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

狄公又道：“魏夫人这一出走，魏掌柜且不说，那戴宁可也是当头一棒，心中必是痛苦异常。”

紫茜不以为然哼了一声：“他似乎并不怎么挂在心上，前几日我见他在帐台上算帐一面还哼着小曲哩，究竟是男子心滑，设长性的。”

狄公心中顿时明白了，魏黄氏和戴宁已成功地将紫茜瞒过，也当然将魏成瞒过了。

他俩已商定，魏黄氏先走一步到山梁那边邻县的十里铺暂住一阵，等待戴宁的到来。戴宁身上的地图不正用朱墨勾画了从清川镇到十里铺的一线山路么？戴宁也正是在去十里铺的这条山路上被剪径的歹人杀害的。目下魏黄氏必定还在十里铺等着哩。他得赶紧将此情报告邹校尉，以便配合邻县查清其间细迹，看来戴宁的死因并不简单。

狄公从沉思中醒来，发觉紫茜正疑惑地看着自己，不觉尴尬，忙讪笑道：“紫茜小姐自稳便，哪日有空暇还想邀你同我一起去大清川上钓鱼哩。”

紫茜大喜：“明日一早我就划船载你去，沿大清川上溯几里地便有个钓鱼的好去处，唤作残石矶。梁大夫，奴家这里就告辞了。”

紫茜走后，狄公满意地抚须沉吟，他只觉得自己有点被紫茜的热情和坦率弄糊涂了。

——她竟已知道自己是“梁大夫”！

月色中天，清光如注，雨后空气格外新鲜。狄公此时倦意已消，心想睡觉尚早，不如去街市上闲步溜达一阵，又可赏玩夜景。

狄公刚走下楼来，迎面正被魏掌柜叫住：“梁大夫，有病家告急求医，专意找上门来延聘先生。”

狄公见店堂内坐着一个管家模样的人，门口站着一式黑衣黑裤、紧身装束的六个轿夫。

那管家点头哈腰上前：“请梁大夫上轿。”

狄公寻思，必是邹校附有急事相告，谎称病家延医。

他以梁墨的身份出现在这清川镇尚不到半日，如何大名骤然惊动这里的

士官百姓。

他掀起轿帘正待上轿，不觉吃了一大惊，轿内端正已坐了一位年轻姑娘，一对灵秀的大眼睛正紧紧瞅定自己，狄公慌忙倒退一步，欲合上轿帘动问端底，那姑娘莺啼般开了腔：“梁大夫进轿来细说不迟。”说着身子往一边挪动。狄公略一踌躇，也低头钻进了轿，坐到那姑娘的边上。轿帘垂下，轿子如飞一样被抬起走了。

第四章

“小姐，”狄公忍不住开了口，“宅上究竟是哪一位贵体染恙？这么催赶得人慌。”

“家母。”

“糟糕，贫医医不来妇道人家的病。”狄公不免生慌。

“嗤，家母乃三公主殿下下的跟随嬷嬷，碧水宫众传婢的领班。”姑娘脸上透出几分骄傲的神情。

“不知令堂患的是什么病？”狄公小声又问。

“出了城门再告诉你。休要再说话了！”姑娘几乎是命令口气。

狄公讨了没趣，又不好发作，只得暂且隐忍。

出了清川镇北门约莫走了二三里地，姑娘将轿帘掀开，挂起帘角。一阵夜风吹进轿内，只觉丝丝凉意。狄公抬头见四面黑郁郁一片松林，轿子正沿着松林间的一条小石径蜿蜒向前。他侧身又看了看那姑娘，似乎问姑娘可不可以开口。

姑娘倒先开了口：“大夫，你不必问这问那，罗唆不清。我只是奉命来召你进宫，其余一概不知。眼下有几句话叮嘱，莫要忘了：轿座下有一医箱，箱内有四包丸散和一纸方笺。有一个叫郭二爷的人曾请你诊治过他的哮喘病，只一副药，手到病除，故此非常敬佩。如今家母也患了这哮喘病，郭二爷修书一封，举荐了你。——我这几句话，大夫可记清楚了么？”

狄公只觉懵懂，口中唯唯，肚内记诵了一遍。

姑娘伸手摘了挂钩，放下轿帘。一前面已可见到碧水宫的捣红泥宫墙和月光下碧粼粼的琉璃瓦。

（粼：读‘三’——华生工作室注）

忽而轿帘外闪出一派灯火，几个执戟的禁卫囊囊走上前来。管家下马趋前验了签押、交纳名帖。半晌轿子逶迤进了宫墙左掖的耳门。

轿子在宫中花园回廊间上下曲折绕了十来个弯。隔着轿帘时而可见到影影绰绰的灯火和宫娥、太监，狄公知道人到了这里是轻易不准掀开轿帘四处张望的。轿抬到荷花池边一座高大的白玉拱桥前又歇了下来。

姑娘轻声附耳道：“过了这座金玉桥，便是内宫了。只怕监门卫的太监要盘问，梁大夫千万记住我嘱咐的那几句话，便是应对。”

狄公点了点头。

果然，一个白净面皮的胖太监走上前来，隔帘唱道：“内承奉雷老公公要见一见请来的梁大夫，其余人一概在轿下等候，不得擅动。”

第五章

狄公这时心中暗暗叫苦。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他非唯不懂，又不好多问，心中廓落无底。显然，这出戏必是那个神出鬼没的邹立威牵的头，他布置了这一切，圈套做的密密的，单捉住自己来钻。事到如今自己还蒙在鼓里，浑不知哪一个人要见他、有求于他，或是欲加害于他，他被牵着鼻子糊里糊涂地闯进了这戒备森严而神秘莫测的碧水宫。他知道路已被断绝，将有一场矛盾纷错的戏剧要他来串演，是凶是吉，幻不可测。眼前又杀出一个雷太监非要见他不可，三公主的随从嬷嬷又是怎么一个人？她究竟患了什么病，非得要我来医治，却又如此鬼鬼祟祟，怕见着人。狄公正思绪万千，疑窦丛生，忽听得胖太监一声喝：“跪下候旨。”狄公慌忙跪下，他明白已到了雷太监的行斋门前。

胖太监进去禀报，少刻出来门外：“雷老公公唤见梁大。”

狄公敛眉垂手走进了衙斋，又跪下：“请雷公公大安。”

“免了，免了，抬起头来。”雷太监声音纤细润脆，并不威严。

狄公抬起头来，乃见这衙斋并非富丽豪华、金碧辉煌，而恰似一厢静谧的书斋。庭轩虚敞，窗榻明亮，正中垂下一轴名人山水，两边各一副洒金对联，窗下一支瘦长的紫檀花架，上设一古瓷花瓶，瓶内插着几枝海棠。花架旁立着大书案，书案上摆列文房四宝，一角堆积着函帙和画轴。门边伏一独角怪兽，怪兽的七窍吐出袅袅的香烟，满堂馥郁。庭轩外花木扶疏，鸟声啾啾，气象十分清雅。

雷太监身躯微佝，穿一件光闪闪的软黄级宫袍，朝珠镂金冠下一副干瘦蜡黄的脸皮，银白的胡须稀疏不齐。虽是迟暮之年、龙钟之态，却仍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威势和尊严，令人凛然生敬。

“宫中已有四名御医，王嬷嬷为何还特意远道还请你进宫？”雷太监问话了。

狄公惴惴然答曰：“论医道精深，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了，小医哪敢侥幸僭越？想来必是郭二爷的推荐，王嬷嬷才这般抬举小医。当年郭二爷犯哮喘，吃了小医一帖药，便见痊愈。如今听说王嬷嬷也犯的是哮喘，已吃了几味药，尚未奏效。”

“嗯，嗯，原是郭二爷的举荐。如此说来，梁大夫葫芦里的药必有什么异妙之处了。”雷太监闭着眼睛说话。

“小医的丸散也无非是半夏、远志、麻黄、川贝之类常见的药，只是参伍得法，先后缓急合宜而已。”

雷太监咯咯笑了：“戏法人人会变，只是巧妙不同。——梁大夫高见，高见。可千万不要弄巧成拙呵，进来这金玉桥不易，出去金玉桥恐怕尤难。梁大夫人中俊杰，好自为之，不必我再琐细嘱咐了。”

狄公口中唯唯，心内更觉诧异。这雷太监虽闭着眼睛，却似是洞烛自明，总揽大局，这番话不正含有一片箴诫之意。

雷太监张开眼睛，和颜悦色望了一望狄公，拍了拍椅背。胖太监应声而入。

“送梁大夫过金玉桥与王嬷嬷治病。”又回头笑着对狄公道：“但愿王嬷嬷也一帖药便手到病除，梁大夫也省得再第二回来这里。”说罢连连拂袖。

狄公赶忙谢恩，站起，雷太监已靠在椅背上闭起了眼睛。

胖太监引狄公曲折回到金玉桥下，对那姑娘唱道：“姑娘换轿，引梁大

夫进内宫。”

姑娘和狄公分坐了两顶黄绫紫盖的轻便小轿，抬过了凿龙雕凤、嵌以金饰的金玉桥，逶迤向绿波尽头的一幢玲珑别致的宫殿而来。

宫殿前早有宫娥侍婢执灯候等，姑娘卷起轿帘指挥小轿拐入翠篁丛中一扇角门。角门内两行纱灯排列，照耀如白日一般，八名宫娥拱立而待。姑娘引狄公下得轿来，穿廊过轩，转弯抹角，急步径向内厅而去。不一刻来到一间陈设古雅，香气浓烈的卧房，卧房后壁垂下一绛色帐帏遮了牙床。牙床前沿安放着一只瓷鼓，权作坐凳。

“母亲，梁大夫到了。”姑娘指示狄公在牙床前的瓷鼓坐下。

帐帏微微一掀动，伸出一条圆润的手腕，腕上戴着一只纯白玉手镯。狄公刚待要伸两个手指去切脉，只见那手腕缩了回去，按了按牙床壁的一个机关，床壁的镜架顿时移动起来，床后露出一扇暗门。

“快快进去！”一个老妇人的声音。

狄公惊愕万分，不及思索，急忙钻入暗门，背后忽听得“啪”的一声，暗门关合。

眼前慢慢闪出一线灯光，十来步外便是一金碧辉煌的殿堂。殿堂中一个美貌绝伦的少女正坐着阅读一册书，端庄华贵，光艳照人。狄公心想，那女子必是三公主了，忙上前一步跪下连连叩头，不敢仰视。

“狄仁杰平身。此时此地，情势危急，谨免了一应褥礼。今日召你来，但有一事相求。此事我身家性命所系，望狄卿勉从命，拔我于水火之中。”

狄公大惊，抬眼仰视三公主，慢慢站起。见三公主，春山晴澹，秋水凝愁，容貌笼罩着一重阴云。

（澹：此处读‘旦’——华生工作室注）

“公主殿下有何嘱托，亟盼垂示，臣狄仁杰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狄卿坐了，让我细说详里。两天前午夜，我在宫中阁楼外的凉亭里赏月。那凉亭下便是大清川，月映水中，银波粼粼，最是天上人间第一等美景。凉亭在离河面十丈来高的宫墙一角。

“因为贪看月色，几次欲伸头出亭往外眺望，便将脖颈上戴的玉珠串摘下放在凉亭外的茶几上。谁知一转瞬间便丢失了。狄卿应知。那玉珠串系父皇所赐，珍爱异常，早先原是波斯国王进贡之物，由八十四颗晶莹剔透、大小匀称均一的玉珠串缀而成，其价无比。”

狄公望了一眼三公主，问道：“公主殿下为何要将玉珠串从脖颈上解下？”

三公主答曰：“一次我伸头眺望亭外景色时，不慎将一金耳坠掉入河中。从此小心翼翼，每逢赏月便预先将玉珠串摘下。谁知今番竟不翼而飞，想来是被人偷去了。”

“不知公主在宫内严密搜查过没有？”狄公又问。

当夜即将内宫传应的太监、宫娥全数搜查遍了，并不见玉珠串的踪影。我思量来这玉珠串必是被宫外之人盗去无疑，歹徒应是冒死驾舟而来，隐匿于宫墙下阴蔽处，乘午夜巡丁不备，攀宫墙而上，窥伺我在凉亭内赏月不察觉时，大胆行窃而去。——今日招卿来，便是抱佛脚，望卿使出手段，暗中查访，拿获歹人，追出原物，以解我眉睫之急。”

狄公沉吟片刻，乃道：“公主殿下，此事做得无头无尾，不留影迹，必是梁上高手无疑。待微臣从容留之，慢慢访拿。千方不可骤然声张，反误大

局。”

三公主蹙眉道：“狄卿不知，为贺父皇寿诞，后日我即要启程赶赴京师。这两日里倘若查缉不出玉珠串，寿诞之日父皇问及，我何以口答？拜寿之礼仪，照例须佩戴玉珠串。故尔心急如焚。”

狄公暗暗吃惊，果不出所料，好一副千斤重担。

三公主又道：“此事望狄卿暗中查访，眼下碧水宫内外谁也不知道我将缉查之任付托于你。一旦你查拿到贼儿，追回珠串，即可披露真实姓氏，公开身份来宫中进谒即行奉还。你此刻将衣领缝口撕开。”

狄公将衣袍的领口撕开，三公主将一幅黄绫折迭了塞进那领口，又迅速拈出针线匆匆缝合了。

“那幅黄绫有我的亲笔字谕，一旦追回玉珠串，即以那黄绫为凭的轿进宫，谁也不敢阻拦。狄卿，我的性命、前程今日都付乔你了，切勿潦草敷衍，辜负于我。现在你可以出宫去了。”说着不由喟叹频频。

第六章

狄公回到王嬷嬷卧房，照例接了脉息，开了单方，去那医箱拿出四包丸散交付一旁伺候的宫娥。王嬷嬷封了四两纹银，算作酬金。事毕，拜辞而出，依旧是王嬷嬷的女儿引他出来内宫。胖太监正在金玉桥畔等候他们，原来那顶大轿和轿夫们都坐在荷花池边休歇。

狄公换过坐轿，心里不由就想起三公主那幅黄绫来。显然三公主隐去了许多真情，也故意忽略了一些细节。她确信此案系宫外人所作，但窃贼必有宫内的同谋，因为窃贼必须预先知道三公主赏月的时间和地点，更有人通报了他，三公主赏月时照例将玉珠串摘下放在亭外的茶几上。倘使再思索一下细节的话，很可能那个同谋藏身在某处指挥小舟的停泊并设法引宫墙上的巡丁离去，好让窃贼顺利攀墙而上，大胆行窃。再，三公主单单选他来勘破此案，正说明她也疑心宫内有窃贼的同谋，故尔一再叮嘱他暗中查访，不宜声张。事实上邹校尉已经知道此事，他自己一到这清川镇就被这个狡黠的邹校尉牵了鼻子走，正说明这一切都是精确筹划的。而邹校尉必是受了他的上峰康文秀的指使，康文秀的职务是宫内的翊卫中郎将，看来康文秀是此案的大关节。

狄公正坐轿内将案情回复推衍，忽听得轿外一声喝令，轿停了下来。一名禁兵上前掀起轿帘：“文总管有请梁大夫。”

狄公猛省，这文总管文东总摄碧水宫内外事务，其权势仅次于雷太监，何不乘机认识一下。

禁兵引狄公来到宫苑左掖的文总管厅舍。这厅舍被一带粉墙包裹，庭院内梧桐透碧，芭蕉冉冉，十分幽静。

禁兵进去禀报毕，回头示意狄公。狄公进来内厅纳头便拜。

“小医梁墨请文大人安。”

文总管身子颀长，鹰腮鼠目，面色靛青。他放下手中那折名帖，目露凶光，问道：“王嬷嬷病情如何？”

“王嬷嬷犯的是气喘咳嗽，小医已开了药方，两日后便见转机，不出七日，病即见廖。”

“王嬷嬷脸色如何？”

“小医隔纬切脉，并不需病人出露全面，故不曾见着病人脸色。”

文总管点点头：“想来梁大夫妙手可以回春，嘿嘿。俗云，送佛须送到西天，王嬷嬷既延请你梁大夫诊视，她这病就得由你一手扶持到底。切不可病未痊愈，你便撒手不管，自顾去了。”

狄公听了，好一阵纳罕。

“梁大夫可以出宫了，我这里有言在先：王嬷嬷的病痊愈之前，委屈梁大夫暂不离开清川镇。”

狄公答应了，拜揖退出，不觉全身汗湿淋漓。又重新上轿，急急出宫。

轿子抬到碧水宫宫墙里，正待出去左掖耳门，忽见一个年轻军官在校场上操演禁兵，旗竿上挂着一串长长的大灯笼那军官生得方面大耳，广颡隆准，躯干丰伟，相貌轩昂。

骑着一匹枣红马，手执令旗，煞是威武。禁军的方戟旗幡、队列变换气象峥嵘，光色夺目。

狄公悄悄问一禁兵：“那位军官莫不就是康将军？”

禁兵点点头，又不耐烦地说：“康将军与你何涉？如此打问，莫不是想兜售你葫芦里的药。”

狄公一笑置之，心中却钦慕康文秀之丰采非凡。

出了官墙耳门，轿子竟如飞一般，狄公只觉凉风丝丝钻入轿中。轿帘外漆黑一片，三两萤火在路边闪烁。这时他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他细细思索起适才发生的这传奇般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幕，心中惊疑不已。梁墨的假身份似乎并未戳穿，但雷太监、文总管又为何对他一再盘问脚色，他们那些看似云里雾里、不着边际的话，象是旁敲侧击，更象是含蓄的警告。但他们又轻易地放过了他，并不点着玉珠串的正题。莫非玉珠串的被窃正与他俩或其中一个有关？不然三公主为何要瞒过他们，直接将大任降赐予我？但是，玉珠串虽说是价值连城，象雷太监、文总管这样的巨宦又未必会垂涎动心，更不敢为这串珠子去冒杀头甚而磔刑的危险。他们究竟是皇家的奴才，当然不敢公开与三公主为难，但又难保这玉珠串失窃的背后没有复杂错综的阴谋。他们在宫中固然不敢奈何我，怕担干系，但等我出了碧水宫回到清川镇，他们会不会筹划加害于我呢？或是胁迫我吐出与三公主会面的真相。狄公后悔出门时没有将他的雨龙剑带在身边，转念一想，倘使携剑在身，说不定更会惹出麻烦。再说一个大夫怎可携剑入宫呢，在清川镇上佩着宝剑招摇过市也是唐突滑稽之事，必会遇着不测。狄公正胡思乱想，忽听得一声响，二轿子落地。

一个黑衣裤的轿夫探头进来道：“先生，可以下轿了。前面这条路笔直通清川镇。”

狄公下轿四望，只见郁郁苍苍一片黑松林，月亮已钻进了云里，身前身后山涛起落，木叶乱响，心中感觉不妙。

“既是这里离清川镇不远，烦各位将我抬到镇上的青鸟客店，银子少不了你们。”狄公只觉身子沉重，忐忑不安。

“先生自重。小人们奉命行事，不敢造次。”说着一声唿哨把六个轿夫抬起空轿如箭离弦一般去了。

第七章

狄公站在山风中呆呆发愣，他想如果有人要谋害他，只需这里布下几个弓弩手便行，他倘要逃进松林躲藏，必然被绳索绊倒活捉。——生死进退，只有天意了。想到此，索性慢吞吞摸进松林，找一处舒适的草茵歇歇脚。

忽然松林间见有一个黑影移动，接着又听到树枝折断的声音。狄公倚在一株大黑松后仔细看觑动静，那黑影愈来愈大，待再定睛一看，却原来是一匹老青驴在悠悠然吃草。

狄公朝老青驴走去，仰面一株虬松下靠着一对拐杖，葫芦先生正坐松林边一块大青石上打盹，脚边放着他的那个葫芦。狄公又惊又喜，正待上前拜揖，葫芦先生张开了眼睛：“大夫，这夜间漆黑地来这树林里作甚？”

“我贪图乘凉，一时忘情竟迷了道。”

“你的剑呢？”

“夜间乘月闲步，要剑何用？”

葫芦先生嗤了一声，道：“老朽再为你引路吧。你追随我的青驴后面慢慢行来。”说着收起拐杖爬上了驴背。

狄公喜出望外，心中一块大石落地。与葫芦先生这样有人望的长者同行，歹徒恐怕不会贸然来犯。

两人走了一阵，狄公微微一笑道：“葫芦先生，你我莫非缘法相投，这药葫芦将我们系作一处了。”

“大夫俗缘未尽，恐还有三灾六难的磨炼哩。老朽无端撞着，也算是造化。小心前面有人！”

话未落音，松林间闪出三个大汉拦住去路。为首的一个一手执利刃，另一手上前牵着青驴的缰绳，大声喝道：“三条老驴慢行！”

狄公怒起，刚待要上前厮斗，忽觉腰后一阵尖痛，一柄利剑已挑破他的衣袍：“休得妄动。”——第四个歹徒不知哪里窜出，竟伏在背后制服了他。

四个歹徒押着狄公和葫芦先生岔入一条狭窄的山道，绕着松林边沿，来到一幢荒废的库房。

狄公和葫芦先生被喝令坐在一条长凳上。狄公怒目圆睁，苦于手中无寸刃；葫芦先生垂头坐着，两支拐杖夹在双腿间，神色木然地听任歹徒们摆布。只见为首的那个歹徒嘿嘿一笑，用手指试了试刀刃，开言道：“你两个听了，顷刻之间你们便作这刀下之鬼。

你我昔日无怨，今日无仇，皆为受人银子，不敢不遵命行事。明日到了阴间，千万莫去阎王爷前告我们。”

狄公自忖必死，浩叹连连，闭目引颈，不再言语。那葫芦先生却开口问道：“只不知你们数个受何人指使，贪昧钱银，害我性命。吐个名儿来听了，死也眼阖，他日化冤魂也不缠你们数个。”

那为首的叱道：“老贼奴，休得罗唆！临到死前还不自揣，问东问西，却管人家姓氏作甚？只记住明年今日是你们的忌辰便是。”

葫芦先生淡淡一笑：“贫道还有一言相问，也好死得明白。不知数位是与我仇，还是专一对付这位大夫？”

贼首喝骂：“委屈你这条老狗陪殉了他，还不谢恩？”

葫芦先生惊问：“后面是谁来了？”

贼首愕然回头，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葫芦先生从腿间掣出一条拐杖一

抖，蓦地射出一束寒光。原来那是一柄带鞘的尖剑，竹鞘坠地，剑刃已刺入那贼首的喉咙。贼首大叫一声，仰面跌倒。狄公猛醒过来，眼尖手快，向前抢过他手中的阔刀便舞向那三个歹徒。葫芦先生已抖出了另一柄剑，双剑如蛟龙出云，青光抖擻。那三个歹徒早吓得面面相觑，腿脚麻软，待要回手，哪可抵挡？只几个回合便一一被刺倒在地。

狄公上前一脚踏了一个在血泊中挣扎的歹徒肚子，厉声喝问：“快说：尔等究竟是哪个主儿派来？”

那歹徒翻了一下白眼，吐出一大口血，歪头死了。再看那三个，早已没了气，不觉生憾，只恨心粗鲁莽，没留下一个活口好到军寨对证。

狄公看那葫芦先生时，只见他早已收了双剑，仍是拄着一对拐杖坐在条凳上。赶忙上前作揖，道：“不意葫芦先生有此绝招，好叫我开眼。今日之事，若不是先生，真可是做了屈死之鬼。”

葫芦先生道：“你去库房门外看看，还有什么动静。这里究竟是何处，老朽可从来不曾到过。”

狄公走出库房，见惨淡的月光下，一片荒凉的河滩，沿河滩的码头边有一排四、五间旧库房，葫芦先生的那匹青驴悠悠然正在最末一间库房后面吃草哩。大清川自波间熠，水声浩荡。远处浮栈下闪动着一支桅灯，停泊了十来条小舢板。狄公发现最东一间库房的门上还残存褪了色的字样，“郎记绸缎庄趸库。”——狄公猛地记忆起青鸟客后汤池里遇到的那个郎大掌柜郎琉。紫茜不是说他在清川镇有一处绸缎庄趸库么？正迟疑时葫芦先生瞞册地走了过来。狄公道：“我们现在大清川河滩的东端，这周围并不曾见着有人，看来我们得将此事申告军寨的邹校尉。”

（熠：读‘义’，熠熠：闪烁的样子；趸：整数、整批。——华生工作室注）

“大夫主张极是。不过老朽又饿又累，想告辞了。这早晚还有见面之时哩。倘军寨要作证时，自会来找我的。”

狄公只好应允，说道：“我这里还想去搜索一下适才那四个歹徒，倘有片语只字的证物，岂不更好。先生去市廛时劳烦叫醒铁匠铺的铁匠，要他将我的坐骑牵来这里，答应牵来时给他银子。”

葫芦先生答应，解了缰绳，爬上驴背，自去了。狄公回到库房内仔细搜查了那四条横尸的身，什么都没有搜出，显然他们的雇主已作防备，不肯留下一丝证物。

狄公坐了下来，细细思索。这阴谋必与三公主的玉珠串有干系，他一从碧水宫出来，便在松林里遇上这帮歹徒，声言要坏他性命，险些还殃及葫芦先生。忽然他想起了三公主所赐的那幅黄绫，忍不住撕拆了线脚，拍出细看。不看则已，一看不禁暗吃一惊。原来那幅黄绫并非三公主的密令，而是一道皇上的圣旨，四面绣着蟠龙，首尾相咬，玉玺已盖好。旨文称：钦命狄仁杰为迅阅钦差，依制建节，所过州县，全权专擅军务刑政，除弊宣恩，先斩后奏等语。狄公细读一遍，心中大喜。再细看，唯“狄仁杰”三字及暑期是新填之墨，且字迹娟秀，系出女子手笔。心猎这黄绫圣旨必是皇上预拟了特赐予三公主的，遇有缓急，填了人名日期，即可宣颁。如今三公主失窃了玉珠串，将大任垂付于我，我理当力排众艰，追回国宝，以报皇家隆恩眷顾、信任不疑。转念又想，皇上对三公主如此宠爱和信赖，这玉珠串被窃的背后会不会还隐藏着陷害三公主的阴谋，此间利害，不可不察。或乃是侦破此案的

关节所在。正思想时，渐听得马蹄细碎声，见铁匠乘一马牵一马一路寻来。狄公大喜，出去喝过铁匠，赏了他一两碎银，一面牵过坐骑翻身上马，径向清川镇疾驰而去。

第八章

狄公到了鱼市，只见街头巷尾围着许多百姓，指着镇西议论纷纷。几十名军健提着灯笼，风尘仆仆驰驱回营。后面跟着数百名精疲力尽的团丁民夫，各提着水桶、木梯和浸湿了水又发着焦臭的麻袋、棉被。下马一打听，乃知是适才镇西门内的米仓起火，烧红了半边天，军营闻讯立即调拨人马赶去救火。如今刚将大火扑灭，狼狈归来。

狄公径直进军寨，求见邹校尉。值番营卒进去禀报，须臾见邹立威笑吟吟迎将出来，将狄公引入堡楼内的衙厅。

狄公开口使问：“下官想打问一个人物，不知足下认得不？”

“狄县令要探问哪一个人？”邹立威仍是笑嘻嘻。

“郎大掌柜，名唤郎琉的。”

“如此说来，狄县令果然入港了。这郎大掌柜系一方霸绅，虽在杭州城里经纪呢绒绸缎，实为一黑行帮的首魁，专一招纳四方干隔涝汉子，其徒众遍布江南道七八个州。

所幸其行迹隐蔽，尚未公开作奸滋事，扰乱地方，故也不曾犯禁，没法奈何他。狄县令头香便烧着真菩萨，乃神人也。”

狄公嗔道：“今番却不是我烧他的香，倒是他拆我的庙哩。”于是便将他在青鸟客店汤池如何遇见郎琉，又如何如何在松林中遭歹人相逼、如何在郎琉库房中险些遇害之事有枝有叶地细说过一遍，只是瞒过了碧水宫见三公主一节。未了又说：“下官思想来，这郎琉乃是最可疑之人物，保不定早间镇西门米仓起火正是他那帮人故意放的，将官兵巡丁都引到那里，好在镇东的大清川河滩边下我的毒手。”

邹立威大悟，叱骂连连：“却原来做了圈套，声东击西，端的奸滑。只不知狄县令深夜里去那黑松林作甚。”

狄公一时语塞，急中生智道：“下官疑心足下也做了圈套让我去钻，险些儿送了我性命。下官来这清川镇鱼鳖未钓成，却被别人金钩钓着了，挣脱不得。”

邹立威道：“小校岂敢欺瞒狄县令，给狄县令圈套钻？有一事早应据实以告，推诚相求，只因事无端倪，哪可贸然造次。”

狄公问：“足下有何事相告？又有何事相求？”

“小校上峰康将军近日来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似有不可语人者，想来是官中生变故，利害攸关。小校问他，他也不说。小校日间在码头上认出狄县令，真乃天助人也……”

“于是你将下官来清川镇之事告诉了康将军，将下官举荐于他，故尔有如此一番戏弄、消遣。”狄公不无恼怒。

邹立威笑道。“狄县令这番话何从说起？按营规，我明日一早才能去宫内向康将军禀述营务。小校日落时才见着狄县令，哪里这么快？”

“既如此，你暂且将我来这里的事瞒住他。顺便问一声，康将军可曾与

你谈起过三公主？”

邹立威答曰：“从不曾听康将军言及三公主之事。小校的职责在清川镇的地方靖安，宫墙里的事照例是不得外传的，小校也从不动问。对，郎琉的事，狄县令还有什么吩咐？库房里那几具尸身如何处置？”

“郎琉暂可不惊动他，下官肚内自有草稿，容他日详告。那四具尸身望足下明日点拨几名番役去收拾了。噢，下官还有一事相告，闻说青鸟客店的戴宁与魏掌柜的内人黄氏有私，两下密约，黄氏先期去了十里铺等候。戴宁的地图上清川镇去十里铺的山路加了朱墨，正是他赶去十里铺的明证，可惜半路上遇了剪径的歹徒，坏了性命。”

邹立威道：“这事儿也新鲜，那黄氏既是水性杨花的妇人，或许另有姘头。莫不是她与戴宁的形迹被那姘夫探知，自古道，奸近杀，故尔做出人命。明日我即派人去十里铺打听虚实，保不定黄氏正与那姘夫在十里铺尽情取乐哩。”

狄公拜辞，邹校尉一直送到军寨辕门外。

青石板大街寥无人影，月挂中天，星斗摇落。狄公进了青鸟客店先去后院马厩拴了坐骑，再进来店堂时，见魏掌柜在灯下整理一只大衣箱，箱内全是女子的衫裙饰物，甚是华丽。

“魏掌柜，这么晚了，还在忙碌。”狄公寒暄了一句。

魏成顺手将放在椅背上的一件大红五彩对衿罗衫、一条翠蓝拖泥妆花罗裙并一副金钏纳入箱内，干笑道：“这几日忙些个，内人撇下的衣裙也未整理，这些东西也可典卖几十两银子了。”

“魏掌柜家道不幸，在下略有所闻，只不知那胆大妄为的贼汉子是何人。”

魏成苦笑连连，长叹道：“必是山梁间的强人无疑了。明火执仗，打家劫舍，官府尚奈何不得，我倘若去首告，保不定哪一日被他们一刀抹了脖子，放一把火，烧了这客店乃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因此只得含忍而已，哪里敢细查？”

狄公点头频频，拱手作揖而去。回到房间乃觉全身困乏，纳头便睡。

第九章

这一夜狄公并没睡好，梦里几回跟随葫芦先生一同去来，神幻变化，很做了一番离奇的事业。待一早醒来时，心里倒清爽了许多。昨日一连串的遭遇很使他纳闷，他一一回想着昨夜的残梦，却慢慢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他隐约记起葫芦先生的脸容十分眼熟，象是夙昔认识的。他卓绝的武艺昨天也露了庐山真面目，山林里隐藏着这样一个高士，总有些蹊跷的来历。还有，那个邹立威也可算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他一来到清川镇便被这两个神秘人物牵住鼻子兜着转悠。邹立威又为何否认是他与康文秀通的信息，那么蛰居深宫的三公主又是如何知道他的一到来呢？——想着想着，头又疼了起来，匆匆盥洗了便想去街市上转转，顺便进早膳。——原来青鸟客店这两日出了人命案子，上下乱哄哄，把客人的饭菜也歇了。狄公想不如就近去对面九霄客店吃份早餐，也好与客人们聊一聊，探听些有关碧水宫的传闻。

狄公刚跨入九霄客店的店堂，一个胖伙计堆起笑脸迎上前来，问客人要吃什么早点，泡不泡茶。狄公先要了一壶太湖碧螺春，问有什么好吃的。

胖伙计道：“客官，小店门面不起眼，论好吃的却有好几种，细馅饅饅、白糖菱角，还有一种重油豆沙团子最是这清川镇出名的佳点，过往的士官客商照例都闻名来尝。客官若要吃时，小的这就去端过来。”

（饅饅：古时的一种圆形、有馅、用油煎或水煮的面食。饅饅：读‘古塚’——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点头赞允，慢慢呷了一口茶嘴里品赏。须臾一盘团子上桌，胖伙计将一条毛巾搭在肩头便凑上搭讪，欲献殷勤。

狄公咬了一口团子，只觉十分滋糯润口，只是太甜腻了些，口中也连连称好，道：“悔不该住对街青鸟客店，乱哄哄没个宁静，这两日索性把炊事断了，只得自个上这儿来吃早点。”

“客官说的也是。”胖伙计谄媚笑道。“那客店只因掌柜的心地不善，处处盘扣，寡有人缘。这两日又横死了个帐房，可不更闹腾了？论理，小的也不应该去数责他们，都是一锹土上的，癞蛤蟆不咬促织。只是那魏掌柜也太愠吝，行为处世，刻薄过人。便是那魏夫人也十分可怜见地的，难怪要随野汉子奔了。你想，她有时饭还吃不饱哩，三日五日来这里，我们便送几个团子与她吃。她逃走的部一日，早上还来这里买了四个团子哩，恐怕是备着路上吃的。”

狄公见机又问：“你可知道那野汉子是谁，住在哪里？”

胖伙计眨了眨眼，摇摇头道：“这个可瞒得天衣无缝，没留一点影儿，小的哪能知道。”

“听说那黄氏与帐房戴宁也有首尾，只瞒过魏掌柜一个。会不会是他们约定了先后出逃，戴宁后走一步，半路上被强人害了。”

“客官猜的也是，不过戴宁这后生志诚老实，不苟言笑，一味勤职。三十岁到头上尚未娶妻，与魏夫人作一对倒是投契。我见魏夫人有急，也与他合计，两下里早做了手脚也未可知。”

胖伙计眨了眨眼，做个鬼脸，笑着去应付别的客人。

狄公吃完四个团子，忽见街对面站着紫茜正朝自己点头哩，一面还嗑瓜子儿。今日见她流了个松松的缠髻儿，穿一件叩身的胭脂红衫子，腰间束一条黑丝绦，一双天足套着对葱绿绣鞋，好一副精灵机警的模样。手上还拿着两顶遮阳斗笠。

狄公赶忙出九霄客店，紫茜笑盈盈迎上前来：“梁大夫，今日咱们大清川钓鱼去。

——昨日不是说定了的？”

狄公憬悟，笑道：“也好，也好，待我换套衣衫去。”

“不必换新衫子了，河里滩里，几个磨蹭岂不是脏了？谁洗？”紫茜十分老到。

狄公答应，便跟随紫茜穿鱼市小街，折过一条巷子，直下河滩而来。不一晌便见到金波粼粼的大清川了。一今日大晴天，万里无云，日头已斜出水面。狄公见河滩的水湾里停泊着十几条舢板。这里的舢板多半是供游览、钓鱼、摆渡用的。

紫茜跳上中间一条小舢板，解了缆绳，反身招呼狄公。狄公也跳上了舢板，见船里早备下了钓竿、蝻罐和竹篓。

“紫茜小姐，我听人说大清川那头有幢碧水宫，十分华丽，如同天上的琼楼玉宇一般。这清川镇有道是‘不到碧水宫，终是一场空’——不知道我

们今日能否划船去那里看看。”

“这有何难？我们沿这河岸一直向西划去，便到碧水宫宫墙外。再绕到江心，折去北头的残石矶，那里是钓鱼的好去处。”

紫茜打个呼哨，划起船桨，舢板在江中悠悠然向上水飘去。太阳照在水面上，清澈见底，不时见着大胆的鱼儿在船舷边摆尾而过。两岸碧柳垂荫，野花含露，掩映了三三两两竹篱人家，风景恍如画图一般。紫茜戴上了斗笠，将另一顶递给狄公。狄公正苦日头热辣，波光摇目，赶紧戴了斗笠，系好扣结。抬头远果见岸边巍巍然耸立起一座美伦美矣的宫殿，红墙碧瓦在日光下分外明亮夺目。宫殿外有十来丈高的宫墙直立水面，墙头雉堞处闪动着雪亮的矛戟和头盔顶上的红缨子。

“再划近一些，也好看个细致。”狄公催道。

“你不要命了！那里竖着块木牌，你没见着？再划近去，不慎闯入禁域，那里宫墙上的禁兵立即发箭。”说着紫茜将舢板停稳了。“就在这里远远地看一会吧，我们还得赶去残石矶钓鱼哩。”

“紫茜小姐，让我们划着船在宫墙外绕过一周，也不负来此地一游。这碧水宫果真是宏伟壮丽哩。”

紫茜操起船桨远远在禁城的水面外慢慢绕着宫墙转悠。狄公留心地看着碧水富宫墙下的拱形水门。——水门沟通宫内的御沟和荷花池。舢板绕到西北宫墙角时，狄公终于看到了宫墙顶上突兀而出含飞动之势的凉亭。凉亭呈八角形，雕栏画柱，碧瓦参差，八面飞檐下风铃叮咚有声。狄公见凉亭直下正有一座水门，嵌在宫墙四处。水门一半出露江面，内有铁栅固定。他揣度，倘若有人乘宫墙上禁兵不备，黑夜驾舟偷偷靠泊那宫墙四处，然后空身爬上水门的拱形壁架，再沿着宫墙凸凹不平的砖缝，攀援野草荆藤，不难爬上宫墙，潜入凉亭。——可以说盗贼正是沿着这条道儿攀入凉亭。乘三公主赏月不备窃去那玉珠串的。

狄公沉吟不语，思索着这个盗贼如何得知三公主凉亭赏月的时间和摘下玉珠串的习惯。——从驾舟伺机潜伏到凉亭外行窃得手这中间必须丝丝入扣、一毫不爽地贯联一气，容不得半点差池。一环失落，全局溃败。一般的贼儿是轻易不敢动这份心思的，动也没用，没有内里策应，决无成功之望。

“梁大夫恁的神不守舍，莫非痴心等候着三公主上来凉亭与你觑面么？”紫茜揶揄道。

（觑：读‘笛’，见，相见。——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大梦初醒，失笑道：“我们划去残石矶钓鱼吧。”

紫茜应一声，调拨了船头向江心移去，飞也似打起双桨。须臾船到残石矶。

狄公理了丝纶，垂下钓竿，蹲身在船尾恰似一个老渔翁。然而此时此刻，意不在鱼。

紫茜一旁冷眼看着狄公，也心不在焉地垂下一钓钩。

狄公回头看了看紫茜，问道：“听说魏掌柜为人刻薄，你婶子的日子颇不好过，手头也紧，有时连饭都吃不饱，可有这事？”

紫茜撇嘴道：“我叔叔只除是银子，都不喜爱，从不问婶子生理。婶子过门后从未见给她添置过什么衣裙首饰。倒是戴宁哥有心，时不时偷偷地给婶子几个银钱使花。上个月还特意替她裁料做了一套时兴的衫裙，记得衫子是大红五彩通袖对衿的，那罗裙没看真切。我婶子好不喜欢哩，收在箱里，

舍不得穿。一次听戴宁哥说，还准备为婶子打副金镯子哩。”

“戴宁哪里来这么多钱，够他如此孟浪挥掷。”狄公问道。

“他赌。”

“他赌能赢？”

“赢不少哩。”

“他时常与谁赌？”

“与郎琉也赌过好几回。”

“他能赌赢那个郎大掌柜？”

“赢了。不过我看那姓郎的多分是故意输钱于他，慢慢引他上钩哩。前一阵子，戴宁有空闲便去找郎琉，两个十分投机。”

“紫茜小姐，你停这船的河滩后有一排旧库房，你平日里可见着郎大掌柜的货船来往库房堆趸货物？”

“那几间旧仓库早已荒废，久不见郎琉的货船来往河滩了。——你怎么尽问这些没边界的枯乏话，多煞风景哩。”紫茜有意推调。

狄公收了几次钓竿，都没见鱼儿上钩，心中倒也不急。这时他脑中忽的浮起一层新的想法：那一排旧库房与碧水宫会不会搭上干系？再有，戴宁前为何遭受如此残酷无比的折磨。

“紫茜小姐，鱼儿怎么都不愿上钩？莫非是有意躲着我们，看来今日我们只得空手而归了。不过我倒玩得很快乐，又是难得的好天气。往回划吧，此去顺风，也本会太热了。”

紫茜虽未尽兴，心中早已是十分折服狄公。听得狄公如此说，立即回桨返程。一边暗自揣测，眼前这个梁大夫，器宇轩昂，丰采异常，恐不是寻常人物，却不知他家中有无妻妾。正胡思乱想时，忽记起一事来，便说道：“我今日一早扫房间时，见戴宁的衣物被翻腾得十分凌乱，必是我叔暗中搜寻银物所致。他这个人只认财物，不讲信义，并无半点人味。如今婶子又走了，我真不知道自己日后依托谁去哩。”说着簌地流下两行泪来。

狄公惻然，安慰了她几句，又道：“来，让我划几下吧。”他从紫茜手中接过桨板，用力拨起水来。只觉舢板东晃西斜，猛可一侧，险些儿翻合过来。紫茜嘻地笑出声来：“还是让我划吧，不然跌进江里，可不是玩耍。我这柄桨板，只除是戴宁哥，谁也拿动不得。”

第十章

舢板靠岸，狄公、紫茜上了河滩，特意绕走过那一排“郎记”旧库房。这时狄公心中油然生出一个主意——贸然单刀直入，免了许多迂回曲折。戴宁死前被残酷荼毒，死后房间又遭人搜查，料是歹徒欲从他身上寻觅什么宝物，或要他吐出宝物所藏之处。这宝物莫非就是玉珠串？戴宁宁死不吐，果遭残害，于今那宝物不知辗转到了谁人手中。

正寻思时，紫茜道她欲去鱼市买办些菜蔬鱼虾，便先走了。狄公加急步子，径向青鸟客店而来。

到了青鸟客店，狄公直趋郎琉的西厅客房。行到门首，一被两个大汉拦了。狄公递过名帖，声言欲见郎大掌柜。正交涉间，房内传出郎琉的声音来：“是梁墨大夫吗？让他进来。”

狄公推门而入，拱手施礼，见郎琉正与他的帐房在筹划生意。郎琉赶忙

回礼，吩咐帐房备茶，两下分宾主坐了。须臾帐房献上茶盅，恭敬侍立旁边。

狄公脸色峻青，厉声道：“郎大掌柜无端欲害我性命，却是为何？”

郎琉惊问：“这话因何讲来？我郎某人何曾欲害相公性命。”

“昨夜你的几位仆从挟持我至河滩的旧库房内，动刀动剑，郎大掌柜真的不知道？”

帐房变了脸色，挨近郎琉耳边囁嚅道：“早上刚来报信哩。那里满地是血，死了四个人，却不认得。原来竟是这厮干的，反来图赖。”

狄公只装做没听见，喝道：“郎掌柜好不守江湖信义！杭州大码头去处，你的世界。

可这清川镇上下大小三十六庙、七十二尊菩萨，你的行径，瞒得过谁去？”

郎琉三教九流丛里虽不曾见过狄公，今日却见他如此英雄马壮，言词挺拔，早生几分胆怯，又不详底里，哪敢潦草。

“不知梁大夫此来有何见教，僧面佛面，略照个眼儿，日后当常年烧香。”

狄公道：“在下只是个走卒，受人差遣，有话传告。郎大掌柜财色喜气，我们心里明白。日前听说你又着一后生拾得一串什么劳什子，平白又坏了他性命。这事当然不便说破，唯求郎大掌柜高抬贵手，舍出一半来。八十四、四十二，从此认了兄弟，彼此和睦，永不生仇隙。”

郎琉青筋怒张，两目出火，却不吱声。沉吟了半晌，又望了望狄公，长长舒了一口气，说道：“数字不错，孙行者跳不过如来手去，我实话与你说了吧，那后生做了手脚。

我一颗珠子都未拿到！”

狄公忽地站立起来：“郎大掌柜如此欺瞒，话不投契，兄弟告辞了。今日佛面无光，日后怨不得我们不留情面。”

郎琉陪笑道：“相会慢走，容我细告端底，好去传达。七天前一个调贩生丝的牙侩来见我，自称姓霍，求做一桩买卖。又烦我物色一个惯会水性的，黑夜驾舟去碧水宫凉亭上窃得一串珠子，正好八十四颗，答应事成之时即以黄金十锭相赠。我欲待细问详里，那牙侩只说京师有一熟人筹划此事，十拿九稳，不露形迹。我们便举荐了这青鸟客店的帐房戴宁，这大清川上下三十里，一滩一曲他闭目可指，来去出没线直如庭院闭步。”

“那戴宁哪里肯答应黑夜去碧水宫偷盗？我又暗施计谋，引他赔钱。初时只是有意输与他。他赢了钱很便去孝敬魏成那老婆，两下眉来眼去多时了。那戴宁一连几番赢钱，心中十分欢喜，手脚也大了，慢慢上钩，摆脱不了。末了一回我叫他输得活脱精光，又借与他银子再赌，又输，看看倒欠了我五十两了，我乃诱他去碧水宫偷珠子。出于无奈他只得答应。偷得成时不仅销了那五十两欠银，我另有二十两白银馈赠，算是交易。”

狄公追道：“且不说他如何去偷的，这个与我无干，只说他偷得那珠子了没有。”

“想来他是偷成了。那日约定他偷得珠子后连夜便来河滩的库房与我会面，当面交割。看看到了约定的时辰，并不见他的影子，我赶忙吩咐众人四下去追寻，直至第二日正午我们才在一条山道口逢遇上他，他正哼着小曲往山里去。问他珠子事，他只说是没有偷到，牙口甚紧。”

“他说那夜他驾舟去碧水宫爬上宫墙，一路都十分顺当。乘三公主赏月不备他潜入凉亭栏干外躲藏。待仔细张望。那茶几上并不见有珠串。姓霍的

牙侏说，三公主赏月对必将珠串摘下放在茶几上，他色色都安排定当，十捉八九着，只候戴宁他一伸手取来便是。听了戴宁的谎言，我无名火三丈高，哪里肯信？喝令捆翻了盘问。谁知戴宁那厮死不肯招实，左右一时性起，动了棍子，不意戴宁却是个纸糊的一般，没打几下，竟气绝了。我们只得匆匆将戴宁的死尸缚了一块大石，推下大清川沉了。一谁知仓促间石头亦未缚紧，浪头一冲击，便松脱了，死尸又浮了起来，闹动了清川镇，报信到军寨。军寨派人来抬去收厝了，静候查验，我又暗中派人赶紧去戴宁房中搜索，哪有珠子的影踪？此事到这步田地，自认晦气便是，也没再去找那牙侏，不了了之。”

狄公听罢，长叹一声，也权当是信了郎琉的话？十分惋惜。又问：“那牙侏现住何处？”

郎琉摇了摇头：“以前并不认得他，也不知他的行踪。恐不是本地人氏，这两日也未见他来寻我。”

狄公起身告辞。“郎大掌柜之言，哪能不信？事已至此，恐也是没法子了，过两日我即去当家老爷处禀明始末。此地我有几桩公事还须勾摄，感承款待，十分滋扰，幸乞恕谅。”说了声“聒噪”，扬长而去。

第十一章

狄公回到楼上房间，自沏了一壶茶慢慢欣赏，此时他心里委实坠下一块大石。郎琉的话听来不假，似无破绽，玉珠串的盗窃案乃始有了眉目。那个姓霍的牙侏固然再也不会去找郎琉，但他会不会自个儿去搜寻那串珠子？可能是他已得到了那串珠子。他要去这玉珠串作何用？恐不会是为了钱财，这牙侏必然卷入陷害三公主的阴谋。他说的京师的熟人又会是誰呢？会不会就是碧水宫里的人？不然何以说筹划此事，十拿九稳，不露形迹。再说，戴宁究竟拿到了珠子没有？戴宁他当夜既然潜入了凉亭，而玉珠串也委实失窃，戴宁偷到了玉珠串料然无疑。他之所以没有将玉珠串交给郎琉，当有两种可能：一，那牙侏派人在半路截住了他，用金锭换去了玉珠串，这事单绕过郎琉，省去一枝关节。二，戴宁自个儿藏匿起来——并非带回青鸟客店而是埋藏在从碧水宫至清川镇的路上，松林间、河滩边或野坟里。熬过郎琉的盘问，事完之后再去发掘了，带往十里铺与魏黄氏共图快活。

如今看来，昨夜狙击他与葫芦先生的那伙歹人并非郎琉的属下，倒很可能使是那牙侏差遣来的。——难道说他去碧水宫会见三公主之事被人暗中侦知，并立即采取行动，阴谋狙击？京师那个熟人不在碧水宫里又在哪儿呢？一计未成，空折了四条人命，他又岂肯善罢甘休，必会设计暗害自己。自己须得处处留心，步步设防。正思忖间，忽听得有人敲门，狄公警觉地抽出宝剑捱到门边，听候动静，慢慢拔了门闩。

来人却是郎琉的帐房。

“郎大掌柜请相公店堂叙话，他刚接到一封信。”帐房作揖道。

狄公将宝剑搁圆桌上。答应了使关上房门，随帐房下来店堂。

郎琉已在店堂等候，见狄公下楼来，忙从袖中抽出一信札递与狄公：“那送信的将信往我房中一扔偷偷溜了。”

狄公拆开信札，竟是那牙侏的手笔，道是他没能如期与郎掌柜商谈购买

生丝事宜，深感遗憾，信中约郎琉今日黄昏酉牌时分去河滩边库房晤面，议看货样云云。

狄公道：“我正想要见见这位牙佻先生。”

“珠子没拿到，如何去得？他不是要‘议看货样’么？算了，让他空走一遭吧，我不去见他。”郎琉说道。

“郎掌柜此言差矣，姓霍的他拿着金锭来与你，你还不屑要？”

“这话怎讲？——我拿不出珠子来，如何收他金子？”郎琉不解。

“郎掌柜也太老实了。”狄公正色道。“此去见了那厮的面，劈头便问金锭带来了么，他若说带来时，便照例收下。他要议看珠子，告诉他我们的人误信了他的指示，险些被宫中禁卫拿住。虽未能取得珠子来，但冒了性命去勾当焉可不付酬赏？”

郎琉急了：“这岂不是诈他金子？他能甘休？”

“诈他便诈他，又怎的？这号人物，便须设了心计诈他。你道他偷窃那珠串何用，若是扬声起来，便揪住他见官，先去军寨首告他图谋不轨，设计盗窃国宝。发罪下来，他如何消受得起。他若是明白人时，早依了你，白给了你金锭算数，定要发作，逞谁的脸？没他好处。”

郎琉听了，喜从心起：“我的天！好计谋。得了金子时，你我南北拆。我的帐房与你一同去，上次订约也是他出的面，牙佻认识，不见怪的。”

狄公道：“郎掌柜先派人暗中把住仓库四周，密不透风，不怕牙佻先生插翅飞了。”

郎琉喟叹：“梁相公当世人杰，人中麟凤，相见恨晚，来日正长。——我手下尽是群酒囊饭袋。”

第十二章

狄公决定立即去军寨见邹校尉。他回房中取了药箱和葫芦，刚待出青鸟客店，却见紫茜站在门首与一卖胭脂铅粉的老媪闲扯。她见了狄公，便妖妖调调凑过来，伸一条胳膊将他拦住。

“梁大夫，你看这柄象牙梳子如何。”说着抬手往鬓梢间一插。

狄公连声夸好，正想打发去紫茜，紫前低声道。“留心街对面那两个人——打问完了你住处，在那里等候半日了。”

狄公溜眼一瞥，街对面九霄客店门口果然站着两个高大汉子，一式穿玄缎灯笼裤，腰带紧束，麻鞋扎腿，一副短打快手装扮。心想来者不善，须留神提防。他朝紫茜眨眼一笑，算是谢意，便摇摆上了大街。

两个汉子并不上前来搭话，只是蹑步后面跟了。狄公步履忽快忽慢，几番试图摆脱他们，那两个却是个中高手只是紧紧尾随，一步不松。

看看近了军寨辕门，狄公抬头见柳兵曹领率一队巡丁过来。他情急生智，想放慢步子，待后面两个汉子上前时，猛地回身大呼：“有贼：有贼！”一边伸手攥住前面一条汉子的衣袖。“这厮好大的胆，青天白日，窃我银物。”

事发仓促，那汉子正觉懵懂，待要使性动武，柳兵曹已赶到，急问端的。见是梁大夫喊捉贼，心中知有蹊跷，叱喝道：“将这几个全押去军寨听问。”那两个汉子一脸傲气嗤了嗤鼻子，却不分辩，随着柳兵曹进了军寨辕门。

邹校尉坐衙，见柳兵曹押了狄公一干人进来衙厅，柳兵曹上前附耳几句，心知有异，乃开言道：“你两个何等营生，怎敢在街市上大胆行窃。”

那汉子大声叱道：“我们是碧水官的锦衣，奉命将这个江湖骗子押去宫中，不意这贼奴竟反行诬赖。”说着从怀中拈出一块黄色的节符当邹立威面前一闪。

邹立威当然认得宫中锦衣传命的符信，不敢索来细验，却有心回护狄公，故意周旋。

“军寨自有军令，没有康将军之命，不得在营内捕人。两位非要拿人，可急去宫内取了康将军手令来，我这里暂且押下此人，静候驰回。”邹立威言语不亢不卑，自有缓急。

两个锦衣也不便执拗，只得告辞出营，驰驱回宫，取康将军手令不题。

邹立威看了一眼狄公，认真道：“狄县令果真卷身了进去，须提防碧水官里那些太监呵，我们都不敢招惹是非。”

狄公急忙将自己与郎琉一番来往及戴宁受雇劫玉珠串后身道横死等细节一五一十详告了邹立威，又道酉牌时分他须得赶到河滩库房，要邹立威拨出五、六十名军健先去河滩库房埋伏，今夜拉网一并围住那个牙佻及郎琉的众奴仆，将他们全数拿获，追出窃珠案情原委及玉珠串下落。

邹立威微笑允诺，催狄公此刻急速离开军寨。待那两个锦衣来问时，只推说不慎教逃脱了，也没可奈何。谅那锦衣也不敢发作，全不看康将军脸面。

狄公要邹校尉给他找来一匹青毛驴和两根拐杖，他便装扮作葫芦先生模样，正好遮了众人眼目。邹立威答应。吩咐柳兵曹备办。须臾柳兵曹辛过一匹老驴来，又用两根瘦竹筠算作拐杖交与狄公。狄公辞谢，骑了驴子不紧不慢晃悠悠出了辕门，折向青鸟客店。

——一来那两个锦衣到军寨不见了他，以为开码头外逃，必不至于回来青鸟客店搜寻；二来他在客店后院马厩的篱笆后发现一个旧棚房，十分隐蔽，正好栖息，提到酉牌前一刻，再携了宝剑轻装赶去河滩库房。

第十三章

狄公骑驴一直绕到青鸟客店后的菜园子，将青驴系在一株杨柳下，便翻身入墙，正好跳落在那棚房的边上。一道破篱笆相隔，马厩内寂无声响。狄公钻过篱笆看了动静，料然无事，便去推开那棚房的门，寻一个隐蔽的角落，移过一张旧木榻遮隔定，蜷曲躺下。又顺手牵过一旧破麻袋，贴身盖了。

天时燠热，棚房内霉臭难闻，狄公胡乱睡了一觉，只觉全身奇痒。翻身起来，却是一堆蚂蚁在自己的脖子上爬动。待细看原来那破麻袋上爬满了蚂蚁，又有几尾青蝇嗡嗡咿咿不停。他拈起麻袋凑近鼻子一闻，似有腥臭味，且星星点点粘着石灰尘末，心中不由生疑。他正待要移开旧木榻细检看，却见马厩那边透过来灯光，又听得菜园子里有挑菜的圃人走动。他生怕老驴有闪失，便赶紧走出棚房，爬过墙来，去菜园东隅的杨柳下解了辮绳，牵过老驴便走。

街市上的店铺都上了灯，约莫酉牌时分了，狄公骑着老驴急急向河滩走去。不一刻便看见大清川了，月亮被靛蓝的晚云遮住，星星点点的渔火在幽黑的水天之际闪烁，潮水击拍，蝙蝠乱飞，景象荒凉可怖。河滩上黑黝黝，排库房阒无人声。狄公下了驴子，慢慢向尾里第一幢库房摸去。

（闾：读‘去’，寂静；燠：读‘玉’；燠热：闷热。——华生工作室注）

忽然，一株古木后传出一声人语：“梁大夫来迟了，我们已等候多时，那牙佻尚未来哩。”

狄公见一条大汉高高伏身在枝桠上，一手还提着一柄亮晃晃的三刀刀。帐房从树干后转出，拱一拱手道：“这鬼地方真令人毛骨悚然。”说着引狄公进了库房。

狄公鄙夷地看了他一眼，道：“怕戴宁的魂灵会缠住你？”

帐房声音发颤：“那日虽是我盘问的他，动手的却是那几个蠢货，手没轻重，竟送了他的命。”

狄公道：“休提戴宁了，且看那牙佻来了没有。”

帐房看了看天：“酉牌早交了尾，今番莫非又爽约了。那牙佻狡狴万分，端的是个神出鬼没，不露首尾的人物。”

狄公猛可拳击桌子：“那牙佻不会来了！我们上他当了。”说着奔出库外，打一呼哨，顿时四周围来黑压压的军健，为首的正是邹校尉。

郎琉的众奴仆纷纷就擒，狄公将帐房捆绑了交与邹校尉道：“这个人是杀害戴宁的主凶，立即押去军营细审。姓霍的并未露面，思想来必定施了诡计，我们得赶快回去青鸟客店。”

狄公骑上一匹高头大马，转身向大路驰骋，邹立威亲率四名军健骑马携械紧紧跟随。

柳兵曹将拘捕的郎琉十来个恶奴，用一条长长的铁索串锁作一线，慢慢向军寨返回。

狄公忽回头大声道：“柳兵曹，莫忘了库房后你的那匹老青驴。”

第十四章

魏成坐在帐台上盘帐。——戴宁死后，他暂未雇人。他正将一铁盒内的铜钱揣入袍袖中，忽见狄公与四五骑禁军直驱客店门首，慌忙下来帐台躬身应接。

“适才有客人来造访郎掌柜么？”狄公急问。

魏成一味摇头，噤着寒蝉，发不出一声来。

狄公迅即扑向西厅郎琉居息的首房。房门反闪了，房内没有一丝声响。邹立威上前敲了几下房门，不见答应，使命军健撞开。两名军健发一声喊，将门撞倒。房内箱翻柜倒，杂乱一片，天顶板及四面雕花墙都被撬破。狄公忽见橱镜后一丝不挂倒身吊着郎琉，一块血迹斑斑的方绸巾包裹了他的头颅。邹立威忍不住破口大骂了一声。狄会上前俯身解开那方绸巾，鲜血顿时冲泻而下，飞溅四注。他摸了摸郎琉的胸口，尚有一丝温，脉息早没了。不由脸色惨白，心中叫苦。

“将郎琉的尸身抬回军寨去，大意失荆州悔之无及。牙佻那一伙歹徒必是从花园后门潜入客店，他们约定酉牌时分在河滩与郎琉的人晤面，原来是调虎离山之计。郎琉的仆从中必有牙佻的奸细，牙佻头里听好细的报信，得知戴宁没有交出珠子以至被逼身死，故不肯露面见郎琉。事后又疑心郎琉与戴宁两下密商，做了手脚，戴宁阴里已将珠子给了郎琉而明中却佯称没有偷到。——郎琉则为了灭口，竟杀死戴宁，不仅夺回了给戴宁的酬赏，而且独霸了珠子，又瞒过了众侍仆，并可蒙混于他。故尔牙佻决定带人突然闯入青鸟客店，直接盘审郎琉，抢夺珠子。”狄公综析情由，一一判断。

邹立成问：“不知姓霍的寻着了珠串没有？”

“他们不可能在这里搜出珠子。”狄公沉思片刻，又道：“郎琉也未能见着珠串，哪里与戴宁做手脚？倘若戴宁已将珠子交给郎琉，而郎琉意图灭口，只须一击毙命，何必如此百般酷刑折磨。”

两名军健将郎琉的尸身盖了床单抬出客房，狄公只感到阵阵迷惘。郎琉这一死也断绝了戴宁的信息，失去了郎琉、戴宁两人，却往哪里去找寻那串珠子？

邹立威忽然道：“呵，尚有一事险些几忘了。我派去十里铺的人回来了，经查证，魏黄氏并未到过那里。”

狄公木然点头，没有吱声。他感到周身困乏，六神恍恍。这案子远非平易无奇，简捷了当——这时可走的路几乎都断了。

（恍：读‘场’；恍恍：失意，不愉快。——华生工作室注）

“我出军营后，宫中的那两个锦衣如何放过你们的？”狄公心不在焉地问道。

“柳兵官布置了一个脱逃的假现场，没露破绽。那两个锦衣也没拿着康将军的手令，也只得顺水推船，不便发作。”

狄公轻微一笑：“如此甚好，今夜我要好好睡一觉，你们且回去军营吧。对了，留下几名士兵在店里查讯一下客人登记簿册，见有什么蛛丝马迹，我会设法通报你们的。”

狄公回到房间，饮啜了一壶热茶，只觉阵阵清香，爽人心脾，便静下心来将两日来的传奇情节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回味追忆一遍。显然，案子的最大关节便是三公主那玉珠串。三公主固是当今圣上的掌上明珠，备受宠爱，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但她却十分孤独，信息闭塞，她周围可以信赖的恐怕只有王嬷嬷一人。而欲图加害于她的人且是十分阴险狠毒，处心积虑设下暗计。他们深知这玉珠串的紧要，明日午后三公主便要启辇回京师，玉珠串的失窃恐要惹起圣上的猜疑，这猜疑或许又会影响三公主的婚姻前程。万一圣上不知内情，审度欠当，三公主的处境深可忧虑。歹人正是利用这一绝招来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而善良纯洁的三公主已将她的前程、性命都付托于我了，我如今必须竭尽心智勇力，及早夺回玉珠串，解除三公主燃眉之厄。

从那牙佻、郎琉一伙的贪肆残忍、明争暗斗来看，玉珠串尚未落到他们手中。戴宁窃得玉珠串，一意只在与魏黄氏献殷勤，他藏起了珠子，自己却被郎琉害死。如今首先要找出戴宁藏珠所在。设想一下，戴宁那夜盗得珠子后会做些什么防范，他有可能将珠子藏在哪儿呢？眼下我得趁玉珠串案尚未露扬之前，暗自查缉出戴宁藏球所在，抢先一步找回珠子，赶在明日中午前还于三公主，其余擒捕案犯等事则是无足轻重的了。

狄公忽萌起一个主意，心中虽无十分把握，也不妨姑且试试。时辰紧迫，由不得他逡巡蜘根，无端延宕。

第十五章

狄公一觉醒来，已是午夜时分。槛窗外月色朦胧，浑无星光。市街上寂寥一片，夜风习习，甚觉凉爽。他匆忙换过一套黑色紧身衣裤，单底薄靴，

系一方襟头低低地遮了额面。腰带环背束紧，靠插了雨龙宝剑，剑柄高高耸在一肩头。

装束停当，狄公蹑足下来楼梯，顺手摘了廊壁上的一盏风灯，潜在二门里侧耳谛听。

店堂里尚亮着灯火，且有士兵走动。他赶紧溜进后院，绕过马厩，拔了角门门闩，闪出身去。刚拐入通往街市的一条石子小巷，似觉背后有人盯梢，回头望望，并不见人影。

河滩码头笼罩在一片白蒙蒙的雾霭之中，浮栈下船艇鸦轧，水声拍岸。江心则停泊着几艘大货船，樯桅高耸，灯光闪耀。他仔细看去，想认出日间紫茜的那条舢板来。无奈船艇密匝匝、黑黝黝一片，哪里可辨识。狄公正觉踌躇，猛听一得背后有脚步走动。

（熠：读‘义’，闪耀：闪烁。——华生工作室注）

“浮栈下第五艘便是。”——狄公刚听出是紫茜的声音，紫茜已跳到狄公面前。

“我见你半夜偷偷溜出客店，心中生疑，一直尾追到这里，原来你是想偷了我的船去。”

狄公惊心甫定，乃正色道：“紫茜小姐，休得戏言，此刻我有急事，正想借你的舢板一用。”

“梁大夫又不会划船，借给了你，被风吹走了，或是触着石头沉没，你赔偿得了？”紫茜口中顽皮，态度却是认真。

“我想去残石矶，水路并不远。夜里风静想是没事。”狄公不愿告诉紫茜他的真实意图。

紫茜抿嘴一笑：“我可不管你去哪里作何勾当，我只心疼我的船哩。——淹死了你，也不干我事，自有你婆娘哭去。”

不等狄公答话，紫茜已跳上了她的那条舢板，去浮栈桩下解了缆绳，支开双桨，荡漾到狄公脚边。

“上船吧”

狄公跳上舢板，心中兀然若失。

“灭了灯火。”

狄公赶紧吹灭了风灯。紫茜一声呼哨，舢板如箭一样射向江心。

“梁大夫究竟要去哪里看病？”紫茜笑问。

“日间来大清川时，我见残石矶前的松林间长有几味药草，甚是难得，故乘月色正想去采撷一些。”

紫茜又笑：“只恐是梁大夫哄骗孩童，采草药哪里这等火急？莫不是与碧水宫里的三公主有私约，你那儿眼心窍还瞒得过我去？”

狄公暗惊，竟无以答。正巧一个猛烈浪头打来，舢板左右摇颠，险些翻没。——船已行在大清川江心最宽阔处，水天混沌，看不见星光渔火。江面起风了，黑闪闪的波浪层层迭迭，朝舢板打来。此时狄公心乱如麻，庆幸的是，尚无紫茜跟踪而来，相助划船，自己那个盲动的计划几乎一筹莫展。忧虑则是怕紫茜这精灵丫头已揣测到自己的意图。

反复思之，又觉紫茜心慧眼明，聪颖练达，绝非居心叵测之辈。如今不如顺水推船，坦然吐实，求助于她，或可冀得其鼎力襄助。

于是狄公长长叹了一口气，乃道：“不瞒紫茜小姐，此时正是想去碧水宫，不过并不是去私约三公主，而是要去查缉一桩紧要的公案。案情本末，

待日后再与你细说。如今只求小姐施展本领，将我们的船偷偷潜入碧水宫西北角的水门下，然后再躲藏在隐蔽处等候我。不消半个时辰，我们即可回去。”

紫茜听罢，频频点头，也不再吱声，飞也似打起双桨。须臾间舢板悄然闯进了碧水宫江面上那片禁域。所幸月亮躲在乌云后，宫墙上岗戍的长明灯一闪一闪，哪里能觉察眼皮底下一条小舢板的踪迹。

舢板划到宫墙西北角的水门下，狄公跳下了船，嘱紫茜泊船一隅等候，自己则趟水潜入到水门下，又攀缘水门的拱形壁架，扯定宫墙隙缝中垂下的荆条草藤，慢慢爬上宫墙。——当日戴宁必是同一往途爬上这宫墙，溜至凉亭窃去玉珠串的。宫墙的墙砖长年失修，凹凸不平，狄公爬来不觉十分费力。不多时便爬到宫墙外侧的雉堞边。探头一望，果然这是凉亭外。凉亭一角那只放玉珠串的茶几依然犹在，值戍的禁卒虽众，却大意并未发觉。狄公一抹儿看在眼里，肚中明白，便回头往下爬，只权作是胸怀间揣着串珠子。

——循原路往回去时他须仔细考察戴宁最可能藏匿珠子的地方。

狄公爬到水门外拱形架时，见水门一半出露水面，门内铁栅拦定。心中好奇，便探头向门里一望，不觉倒抽了口冷气——一条洁白的臂膊正紧紧攥住一根铁栅。

第十六章

狄公定睛细看，那臂膊洁白细瘦，手腕处还戴着一只白玉镯子。——原来这水门内辟出一室，权作水牢。

狄公轻声问：“这里是谁被关押？”

另一条手臂也伸了过来，暗黑里隐约见着一张妇人的脸，水淹没齐胸。那妇人虽泪痕满面，却不失端庄。狄公再看，原来是王嬷嬷。

“王嬷嬷休声张，我是梁大夫。”狄公轻声嘱咐，生怕她大声喧嚷，惊动禁卒。

“梁大夫如何昼夜间来这里？”王嬷嬷收了泪，也轻声问道。

“我正在为三公主的嘱托奔命效力。嬷嬷怎的吃人暗害，打入这水牢？”

“说来也奇怪，只是吃了你的两包丸散，竟昏迷不省人事。御医来诊了脉息，说是不中用了，派人将我抬出内宫，欲运去化人厂。宫娥们见我尚有热气，便偷偷将我藏过，谁知又被太监发现，便强抬来坠入这水牢里。”

狄公道：“必是有人在药里投了毒，暗里置你于死地。”

那歹人目下正在计谋加害三公主哩。嬷嬷可知道那为头陷害你与三公主的歹人是谁。”

王嬷嬷惶惑地摇了摇头，说道：“内宫里人心阻隔如重叠之山，谁也不知谁的底细。”

雷公公、文总管也只管浮面上的事。我也委实不知究竟是谁想加害三公主，更没想到他们会视我为眼中之钉、肉里之刺。想来这深宫里果真只有我一人是三公主的臂膀了，竟又遭此灾厄，脱身不得。”说着禁不住泪如雨下。

狄公又道：“王嬷嬷昨日我进宫来时，只觉得雷太监、文总管都深怀嫉忌，故意漏话于我，叫我明哲保身，勿得妄动。今日只打问一声，只不知是哪一个人将我来清川镇之事告知三公主的。”

“是葫芦先生。葫芦先生早先曾是京师皇宫的师傅，专一教授皇子公主

们读经课典，深得皇子公主们的敬重。葫芦先生于诸学生中最是赞赏三公主，时常在皇上面前夸奖她。

三年前皇上将这里赐与三公主居住，葫芦先生随着也辞别京师，云游四方，落后他来了这清川镇隐居。三公主闻信，特颁命允葫芦先生自由出入宫禁，以叙师徒之谊。雷公公、文总管素来敬重葫芦先生，又是京师对旧相识，故尔也从不拦阻。葫芦先生乃知趣之人，他殊少进宫，想来也是怕旁人闲话。今番三公主失窃玉珠串，焦急万分。昨日他向内宫凉亭的柱子上射来一支响箭，箭上附书，叫她将此事拜托于你。公主得信后与我商计，于是我的女儿便来客店，悄悄抬你进宫。——三公主与葫芦先生曾约定有事欲见，但可预先射响箭于宫墙上的凉亭，附书传话，这机关只有我与女儿知道。”

狄公长叹道：“原来如此。那盗窃玉珠串的偷儿，我已查明，他受雇于一伙歹徒，那伙歹徒又受宫中一个恶魔的指令。偷儿是个后生，那夜他从这里爬上宫墙去，凉亭外偷得玉珠串后，却生反悔，私匿珠子，不肯交出，故尔吃那伙歹徒施虐害而死。这后生一死，那珠子便是无头案，谁也不知道藏在何处。我此刻正设法寻找玉珠串，猜测那后生可能藏匿之处。不过有一事我至今不明白，欲加害三公主，为何非偷去玉珠串不可？我不信这一串珠子的失窃会使圣上与三公主顿生隔阂，倒反看轻了父女天伦之情。”

王嬷嬷略略沉思，说道：“皇上将玉珠串赐与三公主时就明言。这珠子不得私自馈赠，私自馈赠意味着自行择婿。三公主已是二十岁边上的人了，皇上为选驸马之事也费尽了脑筋，一来不想拂逆三公主的意愿，二来又想选一个高门世宦的子弟，又文武双全，风流出众，庶可为皇家增添光耀。”

“满朝文武个个跃跃欲试，一心想让自己的子侄当上驸马爷。谁都明白，哪一个选上了驸马爷，便是当今朝中第一等的权贵。内里斗角勾心、诋毁倾轧自不必说。且说这三公主满朝文武的子弟一个都不屑，唯独看上了这禁军中的翊卫中郎将康文秀，康将军也十分有意思，只是未敢说破，宫中知此情者亦不乏人。玉珠串这一失窃，雷公公、文总管必然疑心是三公主私赠了康将军。如此声扬出去，京师大内，耳目众多，必然得报。

明日三公主见了皇上无颜以对，拿不出玉珠串，皇上必以为女儿无行，玷辱了门风，不仅三公主从此失宠，康将军还有生命之虞。故尔三公主一心要追回玉珠串，搭救康将军，也保全自己冰清玉洁的名声。”

狄公连连点头，道：“王嬷嬷也放心，我将百计千方追索回玉珠串，明日午膳前我定进宫来谒见三公主，禀明详细，教你出牢门。”

王嬷嬷感激地望着狄公，犹豫了一下乃说道：“听三公主说，足下便是名闻海内的狄仁杰县令，断狱如神，朝野钦服。今日得瞻丰采，老妪亦算是有福分的了，想来三公主也必能得救。老妪这里受点小小磨难算得什么，只要救得三公主成时，这水牢里关一世也是心甘情愿的。”说罢含泪而笑。

狄公告辞，趟水循来路摸了半日才见到紫茜的小舢板。

第十七章

紫茜操起双桨，舢板无声地剪波而去，出了那片禁域，狄公吩咐靠岸。

岸边一片浓密的松林，这半夜时分漆黑一片，各种虫声奏鸣着，也有禽兽的喘息，仿佛是个鬼魅的世界。狄公、紫茜上岸，赶忙摸出撒火石点亮风

灯。松林里地上厚厚积着腐枝败叶，湿吱吱的，人走在上面软绵绵，不稳实。狄公步步留心，细细查看，努力想发现一二个树洞或朽烂的桠杈。然而这里的松树形势十分齐整，也无病害，又几乎长得一般高低粗细。倘是戴宁将玉珠串藏匿在这里，只恐怕日后他自己都无法寻到。因为这里东南西北都难以分辨，一进得来，不易出得去。且地上厚厚积着腐枝败叶，今日藏过了做了标志，明日却变了形态。不好辨认。——狄公寻思道，戴宁必是将玉珠串暂且带回了青鸟客店，去往哪个隐蔽处里一塞，拿取自如，十分稳便，神不知鬼不觉。

想到此，狄公决意立即回青鸟客店。

他们摸出了松林，又折回岸边，跳上了舢板，返回河滩码头。

紫茜问：“我见你一路走来，神智无主，象是在寻找什么，只恐怕不是什么名贵草药吧。”

狄公笑了：“小油嘴子，精灵鬼，你道是我寻什么呢？”

“奴家猜来，想必是件十分值钱的东西，金镯子、玉坠儿，或是翡翠、玛瑙、猫儿眼。”

“你再猜我找到了没有？”狄公十分赏识紫茜的聪明，又非常感激紫茜的帮助，却还不敢全吐实情。

“想来是没找到。见你脸上又有喜色，这宝物多分是找得到的。”紫茜果然很识事体。

“紫茜小姐，划得快些，我们赶紧回客店去。等明儿我找到那宝物，再告诉你其中详情。”

紫茜嫣然一笑，用力扳桨。这时月亮出来云外，四周一片光明，碧水如玻璃一般透明，不时间起一星星刺眼的白光。船很快回到了河滩码头。

回到青鸟客店，谯鼓已打四更。狄公径直上楼去客房，紫茜则去厨下升火备炊。狄公自沏了一壶新茶慢慢呷啜，一面又苦苦思索戴宁藏珠之处。没一盅茶工夫，紫茜推房门进来，手中托起一木盘，木盘内端正放着热腾腾的饭菜和一角米酒。

“没甚款待，吃杯儿水酒，驱驱寒气。”

狄公正觉腹中雷鸣，不由大喜，道一声谢便狼吞虎咽起来。紫茜坐一边吃吃地笑，半日乃道：“奴家看来，你不是走江湖的郎中，倒象个衙门里做公的。”

狄公佯惊：“此话怎说？”

紫茜笑而不答，却转口道：“快吃吧，我收了杯盘，还得做早膳哩。——这早晚要些汤水吃时，便叫我。”

狄公咽下最后一口饭菜，接上前面的话头：“晓得亦好，切勿张声。”一边去袖中取出四两纹银递与紫茜。

“小姐权且收了，算是茶钱。”

紫茜吃一惊：“何消得这许多？帐台上早不是付了。”

“多少你只顾收着，早晚还有烦扰之处，只求小姐识了我一片感激之心。”

紫茜抿嘴一笑，接了银子，收起杯箸、木盘，袅袅出了客房，又口头道：“老爷，莫忘了我紫茜便是了。”

狄公惘然多时才回过心思来想玉珠串之事。——此刻他暂可不管宫中那个陷害三公主的歹人是谁，只求尽早寻着珠子，赶在三公主启辇前奉献上。找到了玉珠串，陷害三公主的阴谋不攻自破，那歹人势必水落石出，显露面

目，——玉珠串系戴宁偷盗已无疑，郎琉暴死，那姓霍的牙佻也尚未得手。戴宁手中的珠子倘在口清川镇的路上就被姓霍的爪牙去或重金诬去，他在郎琉的刑逼之下不会不说。正是怀着一线独占珠子的野心戴宁才妄图挺过酷刑。他藏过珠子，一心等风波平息后再殷勤献于魏黄氏。魏黄氏未去十里铺也可解释，她从来没把戴宁这后生的痴情当回真事，平时也可能有逢场作戏的勾当，但已有自己的姘夫，她的出奔是与那姘夫暗下商定的，只是被戴宁厮缠得慌，才一时哄骗于他。如今她早与那姘夫逃到天涯海角快活去了，单撇下戴宁这个痴呆后生空做着春梦，为了那串珠子竟断送了性命。

这胡思乱想又远了，要之，戴宁究竟将玉珠串匿藏在何处呢？狄公反复摸索起戴宁的日常起居和思想行止。他整日高坐在帐台上与那聊无生趣的钱银帐务厮伴，手眼所及也无非是簿册、帐本、算盘、印戳、朱笔等物。——对了，朱笔！戴宁不正式用纸币在地图上勾画去十里铺的山路么？地图例常放在帐台上，他房间内不会另有朱笔，狄公想，何不乘此客店尚未开门，悄悄去戴宁那帐台上下寻找一番，也可体味戴宁的生计勾当，琢磨他可能藏珠之处。

主意打定，狄公出了房门蹑足下楼梯来到店堂。店堂里点着一支昏暗的煤油灯，帐台迎上的一支小油灯没有点火，帐台上下黑糊糊一片看不分明。值守的士兵都去空着的西厅客房睡了，鼾声隐隐。狄公摸出撒火石点亮了帐台上的那盏小油灯，仔细在帐台上下寻找起来。

帐台上左首一叠信笺封皮下放着一本厚厚的个人登记簿册。右首是一卧青瓷笔架，排列放下三支紫管羊毫。笔架边上一方歙砚，砚边靠着一锭四寸长的描金松烟墨。帐台的大案桌下各一个抽屉，左首抽屉里放着钱银帐册、印泥和一个木刻“现银收讫”的印章。右首抽屉里一把算盘、一瓷瓶朱砂汁、一管朱笔和一口铁皮银盒。盒内空空，并无一文铜钱。

（歙砚：砚台中的名品，是用安徽歙县、江西婺源县所产石料制成。歙：读‘射’。

——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搜寻半日，哪见玉珠串的影儿？正觉沮丧，忽见昨夜魏成翻寻过的那只大衣箱搁在帐台后水牌的下面。狄公弯腰打开箱子，却是空的，彼时见到的那些衣裙衫袄全收藏过了。他蹙眉半日，恍有所悟，待想到珠串，又觉黯然。

狄公坐在帐台前呆愣，心中好生烦恼。他耐下心来又模仿起戴宁的勾当：先递过登记簿册让客人们填写，随后用笔蘸墨签了水牌，注明客人姓名、房间。离店的客人来结帐，交纳房金，他便拨动算盘，在帐册上签写款项，将钱银盛入那口铁皮银盘，再加押“现银收讫”的印章。夜间复帐毕，又用朱笔批了钱银数目。交呈魏成。魏成验查了，收过银盒的现银，留下空盒。

狄公默默又演了一遍，细细看着这些道具，心中猛地透进一道光亮，幡然憬悟。——原来竟是如此机关！舍近求远，费了我几多奔波折腾。九九归元，解铃却还是系铃人。

第十八章

第一遍鸡叫狄公使仔细盥洗，弹冠振衣，精神一爽。他小心翼翼从衣施

领口处拈出那幅黄绫圣旨，细细又念读了一遍，心中暗暗盘算今日该如何出场。

早膳甫毕，见柳兵曹带领八名军健进来客店找狄公，说是邹校尉有请。狄公道：“来得正好，我这里有急事也正要去军营找邹校尉。”

狄公随柳兵曹走出客店门首，猛见对面街九霄客店门外站着昨日那两个锦衣，正在探头探脑朝这边张望，见是柳兵曹一干军健拥护，没敢动作。

到了军寨辕门，邹立威正在操演军丁。见狄公进来，便匆忙撇了令旗，叫一个参军代理，笑迎上来。寒暄毕即引狄公上来堡楼衙厅，柳兵曹行礼率众军健退下。

“狄县令，那事如何了？昨夜康将军与小弟吐实了，频频催小弟仰求于你。”邹立威乃觉此事紧迫，只怕狄公尚未上心。

“邹校尉派兵丁来客店护送。本官谨表谢忱。此刻你立即在军寨内外升起杏黄大纛，宣布皇上钦差驾到。”说着从衣袖中拿出那黄绫圣旨铺在书案上。

邹立威伸脖颈一瞥，黄澄澄只觉晃眼，及定睛细读，及定睛细读，不觉汗流浃背，两膝一软，扑地跪了下来。

“卑职不知钦差大人驾临，失于迎拜，死罪，死罪。”说着捣蒜般磕起头来。

狄公和颜悦色道：“邹立威，今日本官奉皇命来此，只是办理一桩公案，你悉心奉公，勤勉本职，本官自有看你之处，不必惊慌失措。此刻立即去备办齐全钦差一应的卤簿仪从，旗幡鼓乐。”

军寨内校场的大旗竿上很快升起了杏黄大纛——只有皇上或皇上的钦差驾临颁旨才可如此仪数。满营军士惊闻信息，一时个个噤若寒蝉，不敢有半步差池。

这里邹立威立即备齐了钦差的一应卤簿仪从，旗幡鼓吹。自己也头顶兜鍪，披挂金甲。手执戈矛，腰悬弓矢，静立旁边听候狄公遣派。

“邹立威，你此刻即骑马去碧水宫宣旨，着命翊卫中郎将康文秀和宫掖总管文东来军营听旨。”

狄公便暂用邹立威的衙厅为行辕，建牙树旗，布置禁畔。顿时全营肃然，鸦雀无声。

狄公蝉冠衣紫、玉带皂靴立于乌木公案后，两名传者各持宝扇、印盒左右恭立。公案上燃起一尊古铜饕餮香炉，青烟袅袅。香炉在首安放一雕花金盘，盘内盛着黄绫圣旨。右首支架起狄公所佩雨龙宝剑，权作钦赐尚方。

辰牌正刻，文东与康文秀驰驱到辕门，恭敬下马，齐整了冠带进来营幕谒拜钦差。

文、康两人拜舞毕，悚然跪在公案前，静候听旨。狄公开言道：“今上降旨，着本官来清川镇碧水宫勘查盗到国宝一案。你们都是宫内的主管，身负护卫三公主的重任。

知今国宝被盗，你二人应得何罪，心中明白。”

两人战兢兢跪答：“卑职明白。”

“所幸皇德无极，神鬼暗助，本官身到，疑案冰释。今日本官拟偕两位同去碧水宫中拜见三公主并内承奉雷太监当面剖析，勘破此案。此案情由因与清川镇上一起人命案有关，此刻我们先去镇上青鸟客店查验证物。”

第十九章

狄公吩咐一路免了例常仪数，以免惊动百姓，故一干轿马兵卒赶到青鸟客店时并未引起路人注意。邹校尉与柳兵官先一步到客店布置警戒。

众人一到客店，狄公即命鞠刑问事，先命邹校尉将客店掌柜魏成带上店堂。——店堂已排出衙厅格局，文东与康文秀分狄公左右坐定。八名军了持械恭立两边，听候调用。

（鞠：读‘居’，审问。——华生工作室注）

须臾魏成押到，两名军丁将他按倒在地跪着回话。魏成只觉周身麻木，皮肉颤抖不已。待抬眼望去，见正中坐着的那位老爷好生面善，却是想不起来哪里见过，心中又惊又怕，只是暗暗祈祷，唯求侥幸无事。

狄公先不问话，转脸对文东道：“此人半个月前报官，说是他的妻子与一奸夫私奔了。”

文东皱眉道：“他妇人私奔与三公主的珠串有何相干？狄大人难道有兴也管民事诉讼，问断平头百姓的家务事？”

狄公道：“哎，这事不可小觑了，与三公主的珠串却有关联。你权且旁边听着，由我问理。”

狄公拍了一下桌子，问道：“魏成，你的妻子黄氏如今身在何处？”

“回老爷的话，说来也惭愧，贱妻不守妇道，败坏风俗，半个月前随人奔了，几同那丧人伦的猪狗。小民曾报与军营，请求将那淫妇奸夫一并追获。”

狄公不改声色：“魏成，本官再问你，你可知道黄氏随何人私奔？”

魏成略一踟蹰，答道：“小民头里疑心贱妻的奸夫即是店中的帐房戴宁，他在一本地图上勾画有与这淫妇出逃的路线。想来是两个密约，贱妻先行一步，谁知都遇了强人，一个被掳，一个被杀，至今一无信息。”

（踟蹰：徘徊，踟：读‘迟’，蹰：读‘厨’。——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又问：“一个被掳的掳到了哪里？一个被杀的因何而杀？”

魏成答曰：“说是被掳，其实强人倒是与贱妻先认识，戴宁如今又死了，故尔小民认定与贱妻奔逃的奸夫应是那强人。他两人先做了圈套，单害了戴宁的性命，自去快活了，小民哪里知道这贱妇人的去处。”

狄公莞尔一笑：“只恐怕黄氏还在青鸟客店，并未走哩。”

魏成暗吃一惊，急辩道：“小人可对天咒誓，那贱妇人早已远走高飞。”

狄公阴沉了脸，喝道：“黄氏系被你亲手杀死，死试至今还匿藏在后院马厩边的棚房里。——烦劳众人随本官一起去现场细看。”

狄公引众人转到后院，绕马厩过篱笆到了那间阴暗的棚房。指着自已日前躺身的角落，命四名军丁搬去旧什物仔细寻觅。

四名军丁将旧木橱挪开，又掀去那口破麻袋，见麻袋后有一只木箱。木箱一角已破损，漏出点点白石灰来。军丁将木箱抬起，甚觉沉重，又见木箱破损的一角爬满了蚂蚁和青蝇。狄公命打开木箱，军丁撬了锁扣，用力掀开箱盖，箱内果然盛着一具女尸，四周用石灰填塞，尸身的衣袖下竟杯有两个团子，已腐霉发黑，爬满了蚂蚁。

魏成被押进棚房，见此情状，顿时瘫软倒地，口称“有罪”。

狄公命军丁收殮了黄氏尸身，先抬去军营盛放，转脸对魏成道：“本官勘破此案倒不在尸臭和团子引来蚂蚁青蝇。你平着慳吝，一毛不拔，视钱财如性命，那黄氏受尽凄苦且不说。她倘若果有私奔之举，岂会不携带去她最

喜爱的那大红五彩对衿衫子并一条妆花罗裙。那日我见你打开她的衣箱好一番收拾，箱中正有那两件东西，想来已被你典卖作银子了。”

魏成涕泗满面，招道：“贱妻与戴宁眉眼来去是实，倒没见着有非分之举，那两件衫裙亦是戴宁买与她的。那日午睡时我听见他们隔了油纸槛窗说话，戴宁那厮言语百般挑唆，数我坏处，劝她私逃。后来我又见戴宁在地图上用朱笔勾画了去邻县十里铺的山路，便疑心他们果有私奔之约。一时怒起便杀了贱妻，藏尸于这棚内的木箱里，谎称随人私奔，又去报了官。事后便觉十分后悔，也只得瞒过众人，将错就错了，故此一直没忍心埋瘞。”

（瘞：读‘意’，埋葬。——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命军丁将魏成带了手扭，套了链索，押去军寨候判。

回进店堂，狄公低声吩咐邹立威，将帐台那张大案桌小心搬去军寨。道是物证，不可疏忽。一乃令：“启轿回军寨。”

文东、康文秀只觉懵懂，平白随狄公来这个市井客栈转了一圈，捉了一个杀害婆娘的犯人。心中正没理会处，狄公笑道：“到军寨本官再与你们细说玉珠串一案的本末。”

第二十章

回到军寨衙厅，狄公命军丁将青鸟客店帐台那张大案桌抬上前来，又命取缸热碱水和一匹素绉。文东、康文秀坐一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狄公沉吟半晌，乃开口道：“本钦差现来剖析玉珠串一案。盗窃玉珠串的就是适才那青鸟客店的帐房，名唤戴宁，是个青年后生。这戴宁为一伙歹人重金所雇，大胆潜入碧水宫行窃。”

康文秀愕然，不由问道：“望钦差明示，这戴宁是如何潜入碧水宫行窃的。”

狄公道：“戴宁乘黑夜驾一叶小舟闯入碧水宫外禁域，偷偷潜伏到西北隅宫墙四处的水门下，再沿水门的拱形壁架攀缘宫墙而上，翻越雉堞恰好便是三公主赏月的凉亭。”

三公主赏月前将玉珠串从颈间摘下，放在凉亭外一个茶几上。戴宁乘三公主赏月之际，顺手窃得，并不费力。”

康文秀脸色转白，心中叫苦：“如此说来，是卑职防备布置有疏漏，被歹人所乘。”

卑职疑惑不解的是，这戴宁也不过平头百姓，如何晓得官墙岗戍的疏漏，如何晓得宫之西北隅水门处可以沿墙攀缘。更令卑职惊讶的是，他又是如何晓得三公主那一日要去凉亭赏月，一又必然会摘下项间的珠串放在凉亭外的茶几上。”

中心惶惑，疑窦丛生，康文秀满脸急汗。

狄公淡淡地望了一眼康文秀，笑道：“机关正在这里。原来那伙歹人也是受人雇佣，在背后牵线的是一个姓霍的牙侩。那牙侩告诉说，某日某刻，如此如此，便可顺利窃得玉珠串。如此猜来姓霍的宫内必有内应，这案子的主犯必然安居于宫中运筹帷幄，演绎出如此一出惊心动魄的戏文来。”

“本钦差暂且不说出这主犯的姓名来，却道那戴宁窃得玉珠串后，心中宝贵，舍不得割弃，使私下偷偷藏匿过了。他想将这串珠子变卖作金银，快活受用，事实上他已将这珠串拆散开来，打算一颗一颗地出售。他悄悄回到

青鸟客店打点了行装，便沿那条山路直奔邻县的十里铺，要去那里发脱珠子……”

文东不禁大怒，破口骂道：“这小贼奴竟是无法无天，待拿获了，碎尸万段。”

狄公笑了笑：“文总管岂忘了适才魏掌柜的招供，戴宁已被人杀了。这后生目光短浅，哪里知道这串珠子的利害？他心里一个心眼做发横财的好梦，那壁厢歹徒们早布下天罗地网。戴宁没走出那山梁便被他的雇主抓获，问他要珠子，他推说并未窃得成。雇主乃过来人，经过世面，哪里肯信？喝令动刑。这戴宁自恃年轻，可以熬过，谁知那伙歹徒下手太重，竟送了他的性命。一邹立威校尉，你说说军营的巡丁发现他尸身时，从他行囊里搜得何物。”

邹立威跪禀：“戴宁尸身系在大清川南岸捞得。当时见他全身是伤，肚子都被剖开，血污模糊，几不成人形。右手胳膊还勾着个粗布行囊，行囊内，一迭名帖、一本地图、一串铜钱和一把算盘。”

“且慢。”狄公挥一挥手，示意邹校尉退过一边。“这戴宁虽是目光短浅，却饶有心计。他也知道不交出珠串他的雇主不肯轻易放过。他想出一个绝妙好计，用剪子将八十四颗珠子一颗一颗拆下，然后轻轻藏过。”

康文秀睁大了眼睛，竖直了耳朵，没甚听明白，急问：“这八十四颗珠子，滚圆滚圆的，两手都掬不过来，他如何能轻轻藏过？”

狄公点了点头，伸手将案桌的右首抽屉拉开，拿出那把算盘。

“珠子就在这里。”他将算盘高高举起。

众人惊愕得面面相觑，只不知狄公葫芦里埋了什么药。

狄公命一军丁端过那盛了热碱水的瓷缸，自己用力将算盘框一掰，“咔嚓”一声，框架散裂，算盘珠滑碌碌全滚进了瓷缸，只听得嘶嘶有声，瓷缸里冒升起一缕缕水气。

“戴宁将八十四颗珠子串成了这个算盘！——他用朱砂汁精合金墨涂在每颗珠子上，再蘸以水胶，然后穿缀在原算盘的十二根细铜杆上，而将木珠子全数扔弃，合固了木框，随身携带，真是天衣无缝。他身为帐房，须臾不离者帐册和算盘，谁会疑心他那把算盘原来是由八十四颗价值连城的玉珠子串缀而成。”

“那雇主自然也被瞒过，故尔和那行囊连尸身一并抛入大清川。尸身捞上当日，还正是邹立威校尉托付我将这把算盘送回青鸟客店。我亲手将这把算盘轻易交还给了魏掌柜，却煎熬了两天两夜心思，才解出这个谜来。系铃解铃，原是一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众人这才巨雷震耳，大梦初醒，一个个伸长脖颈往案桌上那口瓷缸中看觑。

狄公从瓷缸中拈出两颗珠子，用素绉轻轻摩挲，然后摊开掌心，顿时两道闪亮的白光从狄公手掌射出，玲珑剔透、晶莹夺目的玉珠兀然展现于众目睽睽之下。座中一个个目瞪口呆，狂惊不已。

狄公吩咐将珠子用雕花金盘盛放了，复盖以黄绫圣旨。未几，八十四颗珠子全数纳入金盘。又叫请来玉匠将珠子重新串缀，遂完好如初，丝毫不异。

狄公乃命启驾进宫。——一顶八人抬大轿坐了狄公，文东、康文秀跨上各自的雕鞍骏马，禁军牙骑护卫，卤簿仪从齐整，两队鼓乐前面引导，浩浩

荡荡向碧水宫迤俚而来。

一路花炮轰击，鼓乐声喧，街上百姓哪敢仰视，都纷纷躲路而行。

早有飞骑禀报内宫，钦差领圣旨少刻便要进来宫中拜谒三公主。三公主大喜，心中明白狄仁杰已寻回了玉珠串，忙传命内宫所有宫娥、太监齐集在金玉桥下恭迎。外宫早已得康将军军传今，大开宫门，萧韶饌酒，等候接旨。

狄公轿马进了碧水宫正大门，接应礼仪毕，狄公入一彩栏画楹的小轩略事休歇。侍儿献茶，狄公正觉口渴，呷了一口，顿觉脾胃爽冽，精神振新，乃问道：“文、康两位可知有一个姓霍的时常宫中进出。”

康文秀摇头道：“从不曾听说进出宫中有个姓霍的。”

文东皱眉道。“外宫系康将军巡查，卑职监卫，却从未放过一个姓霍的进来宫中。”

内宫由雷公公掌管，金玉桥里边的事我们不尽清楚，出入也别有门径。”

“文总管手下的锦衣近来出外勾摄公事可是穿的黑衣黑裤。”狄公又问。

文东答道：“卑职手下的锦衣从不穿黑裤，近来也不曾有什么差遣。

对了，昨日里边赫主事来向卑职借了四个去应局。”

“文总管说的里边可是指金玉桥那边内官雷承奉？”

“回钦差大人言，那赫主事正是雷老公公手下的，故不好推调，撇不过主子面皮。

照例锦衣是不准借过去的，伏乞钦差降罪。”

狄公心中明白三分，又问康文秀：“四天前午夜，守卫宫墙的岗成有什么异常。”

康文秀追思片刻，乃答曰：“是了，那夜夜半，内宫厨下失火，奉雷公公之命，宫墙城头的守卒曾分拨一半去救应。”

狄公沉吟不语，又呷啜了几口茶，遂起身传命进内宫。

文东、康文秀引狄公穿过几处水榭亭馆，回廊曲沼，一路华木珍果，团团簇簇，蝶乱蜂喧，香风温软，看看到了荷花池边的金玉桥下，胖太监率四名小黄门早匍匐在地，恭候钦差。

狄公命众人在桥下稍候，他自己径去衙斋见雷太监。

雅致的衙斋滨临荷花池，静悄悄空无一人。一阵阵花香熏得人醉意微微。雷太监站立在水激雕栏边上，望着池中一丛丛冰清玉洁的睡莲呆呆出神。狄公走到雷太监身后，雷太监乃慢慢转过脸来。

“狄仁杰阁下，没想到转眼间已是钦差。”他的语气不无鄙夷。

狄公拱手施礼道：“今日奉圣旨进宫，专程将玉珠串奉回三公主。”

雷太监鼻子里呼了一声：“阁下的大名在京师时便略有所闻，多少奇案疑狱，一经剖析，无不洞然，能不领佩。阁下可自去内宫拜见三公主，今番圣旨在手，老朽哪能盘间阻碍。”

狄公正色道：“雷承奉，三番五次欲加害本官，不知缘何？”

雷太监淡淡一笑：“古人云，成事不说，往事不谏，事至今日，你我又何必细说。

你看池中那边一丛结净无垢的白莲，今日一早竟枯萎而败，我便知道必有人事相应。一饮一啄，皆有前定，如今看来，此话不假。”

狄公冷笑道。“举凡人萌想念，明有刑法相系，暗有鬼神相随，故道是天理昭昭，不可惑欺。雷承奉不亦听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雷承奉不知自重，致有今日，不然谁敢对你大不敬呢？”

雷太监失声笑了：“自作孽，不可活。老朽前夜见了你，就知道会有今日，只是舍不得妨你前程，故不忍下手。老朽风前残烛，又何足惜，哈哈。我要去服药了，进内斋说话吧。”说着摇摆进衙斋，去书案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小紫葫芦，摇了摇，倒出一颗药丸纳入口中，又漱了一口香茶，囫囵吞下。

“狄仁杰，赫某人就在后花园，莫要放过了他。老朽此去泉台，正还需个跟随服侍的，哈哈……”雷太监变了脸色，气喘吁吁，全身痉挛不止。

狄公赶忙进衙斋上前扶持，雷太监已软作一团，瘫倒在地，眼珠儿翻白，挺了挺脖根去了。

第二十一章

狄公回到荷花池金玉桥，传命邹立威率禁卒立即进后花园捕拿赫主事，并去水牢内放出王嬷嬷。其余人等跟随他进内宫晋谒三公主，着令胖大监挥麾引导。

金玉桥里边早排列起宫娥、太监迎候，一派彩幢绛节、羽族花旌，狄公缓步走过金玉桥，耳中鼓乐铿锵，鼻前异香馥郁。众人拥定狄公迤逦刚到内殿玉樨下，三公主盛服来迎。见她头上玉翠堆盈，胸前纓络缤纷，玉珂琼佩，动摇有声，雪肤花貌，光彩射人。

狄公率文东、康文秀行礼毕，遂将雕花金盘高高擎起。三公主轻轻揭了那幅黄绫，白日下玉珠串晶光四射，灼烁逼人。心中好不欢喜，不由撩云鬓，含情凝睇康文秀，脸上飞起一层鲜艳红霞。康文秀用眼梢一瞥狄公，三公主乃知觉。又躬身拜谢狄公，口称“谢钦差”，一面传命宫娥引钦差入内殿叙坐。

狄公简约地将玉珠串一案的本末禀报一遍，又称：“公主殿下，吉人天相，洪福齐天。”

三公主十分感激，说道：“狄卿今日可随凤辇同去京师，我必向父皇力荐，大理寺的那些官儿；尚不及狄卿之万一哩。”

狄公道：“下官今日即须回本县衙治，原来下官来这里也只想钓几尾大赤鲤，不期能为公主微薄效命，已觉十分荣幸，岂敢奢望，觊觎非分。”说着将那黄绫圣旨恭敬奉上，三公主不觉眼热，心中益发敬佩。

正说话间，王嬷嬷上殿来，颤巍巍先向三公主拜舞纳福，乃转眼躬身向狄公一拜，口称道：“侥幸还能见狄县令。”不禁潸然泪下。又向三公主详说了昨夜在宫墙西北隅水牢前与狄公见面商计之事，三公主听罢，又歔歔感叹良久。

三公主早命御厨备下丰盛肴饌。正是食烹异品，果列时新，葡萄美酒，水陆珍馐，齐齐楚楚，琳琅满目，自不必说。午牌交尾，酒宴乃散，三公主启辇辞宫，翠华摇摇自去京师，狄公随后由邹校尉陪同回去青鸟客店。

第二十二章

狄公骑着马又进入黑松林。这回是离开清川镇了，同前日走来这清川镇时景致仿佛，心情迥异。

午后热辣辣的日头经浓枝密叶一筛，落到身上，星星点点的只觉舒爽筋骨，走动血脉。这时他心里漾溢着一种大功告成，激流勇退的得意感，庆幸玉珠串完璧归赵，陷害三公主的阴谋终被他亲手挫败。此去回浦阳县治又好说与夫人们听听这碧水宫的精雅侈丽、三公主的美貌绝伦，大清川上下碧波无垠、风光旖旎更会令她们心注神往，猜测不已。这时不知怎么狄公忽又想到了紫茜，临行前紫茜要去了他的那个葫芦，算是留念之物。她聪明颖慧、解趣任性又心胆可照，这两三日里倘不是赖了她处处时时鼎力帮忙，自己又如何破得了这个案子？三公主与紫茜年岁相仿，却如个笼中的彩鸟，锦衣王食，有人服侍。却没有自由，一味孤独，临到危难之时几无自救之力，其实亦一可怜人也。

紫茜恰如个林中的野雀儿，啼飞栖息，自由自在，好不快活。——正思想时猛见前面一株偃蹇的古松后闪出一匹老青驴，葫芦先生稳坐在驴背上，把一双眼睛细细瞅着狄公。

两支拐杖搁在身背，一个葫芦挂在跨前。

“狄县令依旧这份穿扮，老朽十分敬仰。我早就猜到那一幅黄绫不会将你的魂魄儿勾去。嘿，你的葫芦哩？”

“我将葫芦送与客店中一个女子了。葫芦先生，在离开这清川镇时没想到还能见到你，真是三生有幸啊。先生旷世高人，只恨下官福薄，没法追随，时聆雅教。”

葫芦先生笑道：“老朽那日不是说过，你我还有一面之缘哩。今日这一别恐是东土西天，形同参商了。不过，你也莫感伤，须知世上事都属前定，神仙帝王、倡优乞丐莫不如此。能看破这一层，便进一重境界、登一重天。”

狄公抚须笑了：“世上事有缘的并非没有，但不必事事有因果。先生言语行止如此，必是个翻过筋斗、经几番沧桑来的。”

葫芦先生惊道：“足下亦知麻衣、六壬，已看破老朽底细。其实又何必厮瞒，老朽即二十五年前浴血疆场之欧阳将军。当时被番邦掳去，国中以为捐躯矣。漠北囚禁了十五年，拼死逃回本土。从此埋名隐姓，刻意诗书坟典。谁料知逃名不易，约身有束，致使浮声虚传，闻于今上，遂被聘入宫中做了公主王孙们的师傅。我与学生，平日教训且是严格，闲时情趣，又十分融洽。学生中惟三公主最为聪明颖达，每解经典，自发精髓，娓娓说去，往往能摘郑、马之误，剔先生之疵，每弄得老朽十分狼狈，故此一发钟爱赏识。今日三公主遇奸竖暗算，老朽便大胆妄为，将你举荐。足下果然不负重托，洞奸究如照烛火，拔三公主于水火之中，老朽这里也致谢了。”说着在驴背上略躬身，算是施礼，花白胡子几乎碰到了他那个葫芦。

狄公忙拱手还礼，口称“折福”。

葫芦先生解下自己的葫芦，递给狄公道：“你的葫芦送了人，许多不便。足下既称老朽为葫芦先生，如不嫌憎，留下也好做个留念。这葫芦之妙，便在‘空’。足下莫以为这‘空’便是无，不足用。《南华真经》载言，车有辐毂，乃有车之用；室有户牖，乃有室之用。其之所以有‘用’便在‘空’之一义。”

“为人之道也如此，将那荣华富贵看作浮云一般，也是仗了这一个‘空’字。目空心大，方可荣辱两忘。世人熙熙，只争着一个利；世人营营，只奔着一个名。老朽看得多，那争得利的，终为利殒身；那奔成名的，犹如抱虎而眠，袖蛇而走，更是危险十分。

名为公器。岂可以独占久得？只恐是限厄到来，却如那私盐包一样，恨不赶早一时挣脱哩。到那步田地，再悟得一个‘空’字，怕是迟了。——老朽今日送你这葫芦也是送你这一字真经，切记，切记。”

狄公谢过，去向马鞍后系了葫芦，抬头已不见了葫芦先生，不觉一阵惘然，忽听得背后马蹄急急。

“老爷，让我们好追……”

狄公回看一看，却是自己的亲随干办乔泰、马荣两人。——原来他们在七里庄当夜便打杀了那匹危害一方的野猪，庄主褚太公大喜，设下盛宴庆功，故此淹留下。——当时便约定了两天后来清川镇会齐狄公，同返回浦阳县城。

乔泰道：“我们赶到清川镇一问，乃知老爷刚走。想是进了这林子，便马不停蹄追赶来了。”

马荣道：“我们在七里庄外的山田里伏击了那匹大野猪，剥了六百斤肉哩。老爷，可钓着了大清川的大赤鲤？”

狄公捋须微微一笑：“鲤鱼未钓着，却钓着一个葫芦，十分有用。”

乔泰、马荣两人说：“我们口渴了，葫芦里可是盛有茶水？”

狄公道：“不，里面是空的。”

（全文完）

